公相深得聖人好生之意以就神武不殺之功
故二章以明相術之要位莫隆於三公功莫盛
於姬旦地上之書授之子房謂當為帝王師而
其功業甚卑未能去殺不足髣髴今日之盛然
則非體伊尹格天之德安能躋周公既醉之風
故三章以述盛德之效功高者位必大德盛者
慶必長今少保天觀文道德文章為世儒宗章
平之傳鄭武之詩不足少進流芳千載何有窮
極皆盛德至仁天為之報故四章以卜累世之
休仲尼執魯國之政歸齊人之饋當時之人號
為聖相休兵而來生民莫枕方之聖相無少愧
焉然魯國之地不足以比大統之宋歸疆之効
未能成極治之隆功高位大無以復加唯有持
盈守成可以上迪吾君下濟斯民以永無窮之
休是為天下之公願故五章援聖相以明大功
凡此五者雖不能事載其目物彰其美而不世
之勲難名之妙實在其中矣伏惟太師公相益
庸好生之德用昭不忍之心使薰然慈仁足以
轉一氣於洪鈞開八荒之壽域則天心克享壽
永無窮某猥以庸材久聨
陶大化敢忘儲胥上瀆

威嚴伏惟鈞慈俯垂采覽不勝榮幸之至
皇天產萬物彙瑣碎不足名青黃百草中幻作
芝九莖惡鳥不敢語紫鳳丹霄鳴尤物倘或出
四海稱隆平太史上圖牒后夔奏韺韶豈如人
中瑞千載乃一生神嵩下蒼籙昂宿扶漢氓天
亦甚愛惜殷勤遺黎煢聖主答天意一酌尊老
成願公千斯言擁珮朝玉京
歷世由羲軒百相標簡牘操術難其論大抵一
言足所尚必仁恩所禁在殺戮皐陶期無刑四
海自肅穆敷德益所贊坐使有苗服西都郅支

功蕭相不肯錄有唐未開邊宋璟乃當軸向來
多謬悠紛〻空肉食一言俞玉音萬灶休野宿
不戰乃為功休兵豈無福
維國有六職論道先三公巍峩獨姬旦焜耀傳
無窮子房號賢傑妙算無遺蹤謂可為帝師授
書地上翁周公迓太平道與時適隆張侯策雖
奇未解銷兵戎太師回狂闌僅在談笑中德業
與智謀誰能與公同疇人亦何知但說前無功
誰知公一德自與天潛通
種木當培根疏流必深源嘗聞活萬夫報在子

與孫只今父子懿同拱羲皇尊文方班馬富業
興皐夔倫奕〻雨貂蟬煌〻一朱門聖道家必
傳蘭樹俱有聞韋氏守一經事業不足論金張
誇富貴盛德無遺芬又師固難量有功在元元
為公祝遐壽千歲同風雲
魯人用真儒齊田歸鄆讙當時號聖相晏語甚
昭煥往者遭承平燕安嗟久玩三綱綱盡解四
海兵幾半天戈不忍揮胡騎忽雲散功高陋古
今事易止朝旦方知今相聖難復與魯辨世罕
班馬流無言可稱贊願公守成勳寶歷慶於萬
蕪詞不足錄至意良可獻

客有以僕託病謝客者甲戌除夜作

夢中七十四番春謝客明年懶見人已是天公
憐我老苦無官長怕誰嗔臘隨殘漏聲俱盡髮
共疎梅色鬬新招取雲山來一笑竹坡猶有此
閑身

祁居之作亭山間名之以宜為四時之
皆宜也其後寓安有亭未名居之使牓
以似宜寓安雖從之而其詩乃有未必
輸公之語氣似未平也寓安欲余賦詩

因為解紛且以見二公相忘之意

先生有亭宜四時乃使寓安名似宜寓安口諾心未肯更欲老翁聊決疑老翁百事盡稱好一生和羅常作椎況是宜亭頗靜秀聞說似宜尤復奇兩山相望俱不惡二老較勝知何為會當扶病躡雙屐攜酒君家為君醉不知春事已過眼但見此亭俱可意且對青山食蛤蜊一笑誰能知許事

晚霽劾韋蘇州

重霧翳曉日相持決陰晴須臾忽戰勝日來中天明積雪壓竹腰欲舉如垂旌冰凌既融液氣還崢嶸花木手新植未可分死生庶幾僵仆根可與微陽爭況乃田畝間春事亦漸營新綠染麰麥餘甘歸竹萌飽食遂可料聊助春山行一晴亦細事繫我憂喜情吾詩不浪作有諧君分輕

寄題韋漢直中虛堂

谷以虛而應樂以虛而出婦姑時勃豀作室坐自室天地猶槖籥用固不能屈學而不見道方寸等暗室誰知道集虛通一萬事畢推此以遊

世於道乃其一異哉子章子妙悟造理窟何止
學美身虛靜了不泊願君師心齋守此能忘失
室以虛生白水以止鑑物此意似太漫未免遭
罵詰我亦取斯言聊用自渝拂

太倉稊米集卷第三十九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

挽詞三十四首

徽宗皇帝挽詞二首

治格興王日功成定鼎年重新周制度盡有漢山川寶墨星辰爛皇猷典誥傳小臣回老眼垂泣望雲天

主器歸儲嗣神堯意獨高帝方遊赤水人已抱烏號萬國瞻雙闕三山戴巨鼇固陵風雨夜松柏謾蕭騷

吳師魯挽詞

少日詞華豹一斑暮年白髮老青山誰知筆下
三都賦不及人間五兩綸麟閣未輸前日恨鹿
門長享百年安他時隱逸書佳傳名在宗元季
孟間唐隱士吳筠謚宗元先生

王夫人挽詞

藁砧高義赫窮閻內子宜家協鳳占茶乳未容
收淨供蛛絲早已上香奩坐中有客思分髻林
下無人解擬監他日諸郎盡臺閣會刊佳傳賁
幽潛

徐夫人挽詞

蚤歲孀居婦職修凜然霜檜與爭秋木蘭女解
聽金柝共伯妻能賦柏舟鸞誥一封身未享木
奴千樹子先侯可憐黃壤埋瓊玉十里虞賓滿
路愁

郝至之挽詞

不見平生郝甑山滿襟清淚只潸然少時插架
空千軸老去看囊止一錢挈榼暗思攜酒處跨
驢誰畫作詩肩當時利鵠終成鶩唾面應須使
自乾

哭劉元素

前度劉郎跡已塵交親零落倍傷神桃花句好
人何在忍看風搖燕麥春
日飲無何自醉醒平生種〻是真誠不須私作
門人謚君亦從來苦畏名
中郎已老元無子靈運為僧只在家斗酒隻雞
吾欲哭不知誰為乞侯巴

劉元亢挽詞

交遊半作白頭新不見劉郎誰與親東野命窮
官止尉少陵才健筆如神皇天可是無公道舉
世何由有若人醉裏廣文渠不識可憐官長錯
相嗔公生官長之怒而死

悼友篇 王次卿

建炎三年冬胡騎方南驅王師一敗績列戍如
驚鳥賊將招叛亡操戈橫道隅坐令江鄉地化
作盜賊區平生金蘭友之子真吾徒避地出三
物夷險兩不渝豈謂倉惶間遂有生死殊始時
群盜來未識安所趨但聞戛金革門外爭喧呼
捫蘿得微徑密雪方紛敷子時索我急出門衝
賊塗遲子久不至得報日已晡夫婦俱見執擔
簦入軍俘纍〻五兒女飲泣聲呱〻小雛隨物

故踉蹌走大雛長女留軍中繼釋二小妹藉草
已信宿脫死計可圖賊意欲解縛小試聊躊躇
時方羽書至招諭陳嘉謨渠姦立授辭抗論苦
未俞命子使草檄操筆徒嗟吁謂言不事賊高
目捫髯鬚丈夫賤苟活請就斧鉞誅袒裼蒙殊
死肥白驚瓠壺其妻始就擒抱子俱沉濡牽挽
負殘息凍凌去聲生羅襦時方燎濕薪四座圍諸
孤可憐玉雪姿不受蛇豕汙須臾有健卒提刀
血糢糊聲言殺藁砧憂憤攪鬱紆撫掌發浩歎
隕越不復甦夫義婦亦烈此事知久無自古肉
食者未必非姦諛生無骨骾資含死餘金珠石
麟高嵳峩豐碑樹龜跗生無征戰功祁連巧規
摹誰知章棘中高義屬堅儒蔡琰既兩聘生子
留單于晚歲遭阿瞞愛惜存微軀蔚宗作佳傳
浪與烈女俱世無採詩官盛事空湮蕪子死不
足惜會當逢董狐

詹伯尹挽詞二首

詹郎胸次有奇兵幾為樓蘭欲請纓四海眼高
空燕雀百年身老用鯢鯨跕鳶不用傷遺恨蒼
狗何當有定名勳業轉頭渾似夢却將五字作

長城

平生危論劇傾河應合飛騰上諫坡富貴輩羶
真夢耳死生名節奈君何欲求佳傳無千斛但
把清魂付九歌斗酒何時澆宿草西風老淚不
勝多

吳夫人挽詞二首

懿德閨房重高名遠近稱流年忽成夢素節尚
如冰法悟無生忍禪茶最上乘應憐女博士空
近讀書燈

素慢秋風急烟峯曉月殘香沉金獸在鏡掩玉
臺寒恩已霑封誥人空委珮蘭他年作佳傳誰
為考幽刊

李卿挽詞 李侗字誘衷

東漢理輪手開元御府卿名因射策早恩許過
家榮竟失鴻行籍空委珮蘭他年作佳傳誰為
考幽刊

桐川太守母夫人挽詞

天人無復擁魚軒旅櫬歸來倍黯然皂蓋朱轓
今有子布裙椎鬢舊推賢餘哀盡入虞賓曲盛
事當隨烈女編忽掩幽墟可無恨誥封生享更

高年

哭吳與行二絶 吳時字與行

李廣平生竟不侯功名看得鬢霜秋學無西洛時難偶人似南金價未酬投筆文場日未西春蠶食飽速於飛充庭不是無前列從此沅江九肋稀

聞侯元進死二首

薄宦時難得餘生老易分人言侯叔起詩學鮑叅軍未補胸中線空脩地下文欲尋高密路應怕虎狼羣

君卧漳溪病相逢特地歡句新詩屢出談劇酒頻寒夢作三春別人成隔世看無由弔塵几只有涕闌干

悼舒永豐 舒賓王字利用卒於信之永豐令

舒侯九秋鷹未奮老拳翼平生流輩中肯數程不識庾公開幕府少作九江客風簷掛虛樓夜月浮大白飲氣吞江流高談傾坐席一朝胡塵暗孤壘困劇賊蒙童浮江下雲霧蔽天赤坐中嘬角兒相視無人色手持白羽扇奮身縋危壁坐解兩家難稍稍無勍敵身幾落虎口名不掛

實籍鳥去良弓藏論功止投石歲晚猶折腰得
邑亦甚僻似聞山中人盡飽太丘德官謗殊未
明此責詎可塞乃復令斯人含寃入宅寥風亭
分客袂僅作秋夏隔奪我玉面郎江湖坐愁寂
撫棺欲三號何由反鄉國

元具茨不起道州之疾哭之以詩 元勛字不伐

一別魯山三歲餘西來消息未全疎白頭忍雪
春陵涕醉墨纔乾廬阜書晚路得州真似斗平
生彈鋏竟無魚漫郎猶有新詩在千古風流不
負渠

沈貴池挽詞 沈肇字彥述

澤宮當日喜逢君雞鶩初驚鶴在羣果見廉平
清似水不嫌名宦薄於雲一區未買江邊宅三
尺誰澆隴上墳自古達人俱泯滅固應知有沈
休文

李使君挽詞三首 李彥卿終于宣守

治劇知公老更優何嘗箕斂急征求誰言粟自
關中漕但見錢從地上流已報南來三月政為
寬北顧一時憂皇天自古無公道不遣郎潛到
白頭

溪頭萬杵響春雷談笑爭看雉堞開鼙鼓不須催書急麗譙疑復自天來一樽誰酹風前酒萬柳空垂雪後哉魯史書城三十六不殫民力獨公才

使君投老益精明三換魚符寄一城漢相未曾除郡守蜀祠空復拜諸生他年宿草人誰弔當日清泉我作銘萬里巴江消息斷不堪斜日上寒旌

蔡氏夫人挽詞 夫人蔡天啓之妹

中郎文采照當年婦德尤稱女弟賢長夜忽成三尺隴異恩來自九重天名留仙籍誰能見事載銘詩世謾傳想得伯鸞懷舊恨摩挲歸櫬一潸然

方桐川挽詞 懋德字九相

善人淪沒意如何細說平生恨轉多此日飛騰只蘭省當時准擬上鑾坡十年猶記燕姬舞一曲今悲鬼伯歌欲問哭君多少淚未能注海亦傾河

周修武挽詞

懶隨車馬著冠裳便築華堂作醉鄉遮眼不知

山幾疊供閑自有木千章平生陰德應無數他
日高門未可量我亦元非諛墓手斯文聊付起
家郎

弔孫雲老雲老少年謝去場屋詩甚高
高豪於飲

孫郎涉世似虛舟一醉從前萬事休千佛經中
無姓字八仙歌裏見風流清詩便與重泉隔客
淚空溱晚歲愁隴上只今多宿草為君何地築
糟丘

哭二羅靖仲共疎叔共

平生交友懷三益晚歲悲酸弔二羅地下忽埋
雙白璧人間真是一南柯篇章流落知誰管人
物風流竟若何未有隻雞溱斗酒空令老淚作
傾河

弔陳相之侍郎

疇昔相逢十載餘已驚白雪鬢疎(臨安初見公年才四十餘鬢鬚
俱白)長鳴本是空羣馬入社猶為漏網魚醉倒湖
邊誰共酒別來江上苦無書風流文采今何在
只有傾河淚滿裾(相之詩甚工而名不在江西詩社中故有漏網之句)

九江道中弔趙溫叔

昔飲江南酒劉郎鬢未華無依憐晚歲死賊痛
全家夢隔泉臺久魂歸故國賒與誰山下路同
折凍梅花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一

賦十一首

哀湘纍賦并敘

始余夜讀離騷經二十五篇至其悲憤慷慨有
不能勝卒以忠諫而死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
其後誦賈生渡湘水所為弔屈原賦與揚子雲
及離騷則知二子皆咎原以謂當去而不當死
也嗚呼君子之責人也終無已乎其異於庸人
亦遠矣而又非之不幾乎使人難為善者哉盍
亦反而求之傷夫原之不逢其時以死焉斯可

矣乃反二子之意而作賦名之曰哀湘纍
繄靈均之好脩兮名正則乎始生皎外皙而中
潔兮而又重之以能名紉江蘺以為珮兮擷芰
莖以為纓駕青虬以為御兮驂白螭而止征朝
登乎崑崙之丘兮夕弭節乎玉京叩帝閽以請
命兮將下澤乎羣靈忽堪輿之黯〻兮俄焱駭
而雲蒸黃霧晻其四塞兮日月澒洞而不明前
夔魖而後窫窳兮右蚩尤而左欃槍虎兕紛其
欲齧兮梟奩肆其旁鳴蟇母姣而自好兮惡夫
纍之潔貞痛靈脩之弗察兮俾羣讒之竝興暨

夫纍之既遠兮孰怒鱗之敢攖惑纖靡之昵言
兮卒喪軀於秦庭纍知其無可奈何兮乃退而
述其情雖怨悱而不亂兮懷睠〻其未央彼夷
猶而不忍去兮冀靈脩之自懲終惛惑而不悟
兮知直道之難行乃負石而赴河兮恥哺洎之
非清配陽侯之為神兮友彭咸而翺翔俯馮夷
之幽宮兮聊逍遙以徜徉嗟夫人之何心兮謂
纍死之弗詳盍遠引以避地兮豈茲國之為良
視懷祿以偷生兮較一死而孰長彼讒邪之並
植兮勢溷〻其日昌顧若人之高介兮亦何羞

乎彼臧縱有自之不明兮豈鸞鷟之同行儻中心之不懵兮寧不辨乎羶薌曾椒蘭之不垢兮亦靈脩之可傷雖擯斥而不用兮亘千古而益光

思隱賦

維人生而有志兮咸自稟於不移紛異趣旦殊轍兮違同驅而並馳偉哲人之遐騖兮車遄征而載脂摶六翮於九天兮時下睨而旁咍何貪人之敗類兮紛突梯其脂韋傃林皐而不及兮曰言邁以何之念兒童之未涉兮斥囂囂之羣嬉坐茂蔭以終日兮引清流而濯衣恠推排而不去兮懼並矚而歔欷歲侵尋以彌長兮迫世故之寒飢儼余冠之峩峩兮曳余裾之纚纚發余軔於南山兮漸余裾於天池森九關之虎豹兮夐杳隔乎雲霓始藝蘭之百畹兮植杜蘅與江蘺同草木之零落兮風雨穢而不治塵冥冥而晝晦兮石齒齒其輈摧知薰蕕之卒不可以同器兮疇鸞鷟之並栖世聱牙而不吾與兮吾亦懭怳而沉思時奄苒其不再得兮吁既迫於崦嵫頹齡倏其幾何兮竟迷途之與偕恫奮飛

之不能兮垂素心
厚顏之忸怩慨夫
豈繫維之不可脫兮將生芻之不可以肥幸鹽
車之未駕兮豈空谷之難追卜余居於清淵兮
反余珮乎江湄製芰荷以為蓋兮結薜荔以為
帷雕桂樹以為棟兮採辛夷以為楣貪雕胡之
既實兮飲隧露之未晞信尚友于千古兮樂天
命以奚疑矣余言之不妄兮指茲山而誓詞

招玉友賦

周子閑居既久終歲杜門寡徒少偶寂無與言
形影相弔自為朝昏客有謂余有賢公子者吾
不知其誰氏之子亦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為人
也其中淵然而深其外粹然而温其德甚醇其
譽甚芬顧風流之若此豈歡伯之能羣若人者
願奉杖屨於先生之前先生其亦有意乎周子
曰嘻吾聞之子白晰無不盡歡可與定交取之必端字曰玉友見必
鮮顏豈謂是歟客曰是也曰為我折簡招之使
來黎明在門雜然詼諧傾蓋如故相視歡咍乃
與為友絶嫌與猜先生喜甚嵔然而起顧謂先

生曰昔酈寄賣祿以全國常山僇餘以報私曾歲月之幾何倏膠漆之已離外表〻其冠玉中屹〻而嶮巇偉茲友之穆清交渝久而益夷豈甘醴之易壞亦浩〻其無疵挽夫君而與遊視餘子其奚為又何必慕青州之從事追逸軌而並馳也邪先生乃命客以偶坐紛羽觴之淋漓粲一笑之春温契千載之夙期繄二士之相忘悵獨醒之可悲然後峙連璧之嶙峋起浮游於渺瀰此兩玉人者又相與為汗漫之遊逍遥乎六合之外而莫知天地之可遺也

新城賦并敘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寶位於南都尚書右丞呂公奉隆祐皇后旨指國璽歸行在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請為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以惠安黎庶而宣於江左為要郡因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而新之公至鎮之三月既因舊址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振頹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深塹縈帶乎四維民始有賴以

安焉某實與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以保厥攸居
不能自默乃為之賦以獻其詞曰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
城兮守中國於四夷成威彊於道德兮柔遠人
而懷來雖外户其弗閉兮詎正晝而穴坯陵詭
垣其寖弛兮悵孤墉之日隤邇謀臣之鑿空兮
結奇禍於邊陲盜蜂起於中夏兮焜樵蒸之配
黎纂嗣聖之丕圖兮倏虎嘯而龍飛登故老於
海濱兮勤懇惻於疇咨春大江之橫騖兮紀南
國而東維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頭之嶮巇倚

茲土以為輔兮實警蹕之是毗爰屬公以往城
兮即舊址以增治始天語之丁寧兮旋縮版以
暨茨驚萬杵之雷動兮屹百雉其屢巖初桴纍
以陾〻兮趣伐鼛而既疲聳丹樓之如霞兮麗
朝日於罘罳繫二水其如帶兮湛汪灣而渺瀰
具藺石而布渠荅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
兮耕不解縻民不告病兮負鍤以遨嬉忽寇賊
之凌暴兮蔽橫江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
匹馬之敢馳豈精誠之下格兮匪木石其奚疑
追回天之讜議兮信大厦之復支斂餘波以小

溢兮在此一方之羣黎公時樂賓客而周覽兮
淚雨下而交頤念北狩之既遠兮眇法駕其何
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效節於守陴公亦友松
喬而不得兮反雲旆乎霄涯屏四方其梭堵兮
豈陋壤之足為儻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遠而裴
回

感士不遇賦并敘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作悲士不遇
賦其後陶元亮放二士之意而作感士不遇賦
其畧云窩形宇內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
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
也嗚呼淵明知人生之如夢而未能均窮達於
一理於遇不遇猶有分也乃作感士不遇後賦
以廣其意云

士固有抱負偉器而陸沉於阨窮無即者十常
八九余嘗較成敗於適然齊死生於頃久然後
知達者未必以智而得窮者未必以愚而取也
故回蚤死而跖壽雄終窮而莽達何侯萬錢而
陳平糠粃季子六印而原憲百結陽貨當國而
孔子環轍萬石朱輪而馮唐白髮歷方冊之所

載雖不可以數計而周知大抵皆賢智之不遇
例顛沛於覆車之轍也士不自悟怵然而驚作
為斯文以鳴不平故揚雄嫉世而解嘲屈原見
黜而作經韓非孤憤而卒死梁鴻五噫以示情
是猶在可笑之域而未足以均昭氏之虧成也
彼殊不知皇天之平分軫軸銖於反覆似賦予
之殊偏究所用而皆足鸛長不可斷鳧短不可
續烏黑不日黔鵠白不日浴鷓鴣巢林不過一
枝鼫鼠飲河期在滿腹蓋窅於壽者餘於仁薄
於利者富於德貴不在其身者其裔必昌志不
施於時者其名必馥安蓬樞者不應有媿於華
屋穿則裘者不必多羨於蒼王昔人有牧羊而
寢者因羊而念焉回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
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畫松風之眠寢忽驚悟
而無蹤付浮生於夢境終條萬化之掃空亮無往
而不遇靡有困而不通儻領會於斯意聽造物
之攸終

蜂衙賦

蜜蜂以釀蜜為能乃羽蟲之細方其樹花芳馨
而衆羽所萃載以其股橢以其喙蓋近乎智聲

飛薨〻其羽泄〻有一弗勤衆殺而棄蓋近乎
義至於百和薰蒸如醞酒醴瓊膏溢流既甘
且美剖其腹脾可口悅鼻則蜂之為技至矣長
廊人寂雨霽日斜閧然有聲隱于簷牙童子曰
嘻此蜂之衙也夫蜂以衆集其尊在王日以朝
事蓋理之常有不安宅王于易方視王所至衆
翼而翔奔逸以趨顧虞禍傷王之所止不飛以
揚聚都成國復坐明堂曰君曰臣禮儀蹌〻平
居無事臣禮則臧忠不棄主尤在搶攘嗟乎朱
輪華轂貂冠繡裳劍珮戛擊以朝明光朝趍秦
庭暮綰漢章官崇祿豐主聖臣良時危勢傾胡
越相忘孰知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夫唯主
所在與為存亡者乎故曰死生以之巍〻堂〻
背主棄國是謂不祥

聽夜雨賦

歲壬辰秋九月夜既寂涼風發飢蟲號寒庭樹
脫葉子周子傲胡床以箕踞耿秋懷之憀慄依
倚孤燈爬搔短髮蓋戚戚然有不悅焉紞如三
鼓夜既分矣有聲颼然起於寒蕉靜而聽之屑
屑騷〻始霏微以成滴旋淅瀝而驚飄聲欲斷

而復續勢中微而倏高慘玄雲之夜色滯青蘋之輕飈夢江聲之洶〻雜簷溜之嘈〻眇長更其愈遠睇寒牕而未朝若有笑謂余者曰此殆造物者恨愴而愁子也子猶聞而樂之也耶子周子曰嘻僕賤役也疇昔之夜流離倦遊吳江楚澤賈胡滯留岢峩巨艑舴艋扁舟風檣浩蕩短棹夷猶孤蓬獨夜風雨颼颼天寒日暮深山窮谷短衣匹馬逆旅獨宿主人歡笑夫飲婦屬客子萬里百念滿腹風雨淋漓寢不瞑目方余處此安能不淒其以悲反而思之有若痛定恍惚自疑今方振衣彈冠脫屨解韈方床石枕高臥茅茨以聽夜雨之垂〻不猶愈於向者困苦羈愁無所於歸而栖者乎何須余不動其心而今返不樂以嬉乎雖然余猶以為未也夫鳥不厭高魚不厭深麋鹿跂〻志在山林適有天幸者不愁遺余有田一廛有芋區區有薤百本有橘千奴其不然耶猶能著短蓑卧牛衣烹伏雌炊炭廖老妻稚子佩犢帶犁以畊春畦然後恣倦夜之熟寢傾濁醪以解頤和葉上之寒聲哦曉雨之新詩吾雖老矣而猶可庶幾也於是聞

者噤莫能言而余亦鼻息如雷不知晨雞之喔
呼

蠅館落成賦并叙

靜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
蠅館客問其所以名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
言賦其語有之館於蠅頭燕於毫端烹虱腦膾
蟣肝會九族而同嗜猶委餘而不殫今吾室類
是故命曰蠅館也冀階室穴掃壁塗丹治館於
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
喜而作賦其詞曰

子周子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間地止一
席屋止一椽下飲蹄涔上窺醯天憑蚊睫以顧
眄附蟻蠓而周旋錐傴僂以盡日聊嬉戲而蹣
跚是曰蠅館宅於蠅顛念此有生坎壈多艱先
人敝廬載築載樊一歲之閒十徙九遷分窓共
戶或哀主孫遭嗔棠斥亦怒其顏灑盧逆旅莫
適為安令也身為酒母以給上官萬蟻旋磨電
轉雷喧量升較勺飛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
然勞步逸多歲有餘閒男豐女肥月有餘錢以
燕以遊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丶廣廈

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況乃自昔佞幸專
嬖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
步障三十里奇福怨作室瞰百鬼朝存華屋草
掩蘙棣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舍館豈不巨
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而為之歌曰心
有天游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爰築吾
館為安宅兮覽觀六合於几席兮避陰休影居
吾迹兮絶交屏遊晦吾德兮蟻穴蜂房以自適
兮

却暑賦

仲夏之月星鳥司晨暑侯蘊隆赫如怒焚老人
衰疲晝掩衡門如坐深淵既眩乎沉昏況乃澤國
湫隘江雲鬱興蝸廬蟻垤日炙霞蒸雖脱帽以
終日亦對食而不能乃領復悠然遐想戲作寒語
一笑為樂以却煩暑於是顧謂客曰子獨不見
時當窮冬玄寞用事朝風號空飛雪凌厲徹重
冰於九淵凝陰雲於萬里土僵木僵凍裂厚地
深山窮谷行人不至手足皸瘃流血墮指當是
之時吾願與君據梧飲冰褰裳揭水更雲卧而
風乘庶炎蒸之可洗客大笑曰夫子之室栝然

中空囊無敗絮夜衾不重念鶉衣而莫得況狐裘之蒙茸秋風颼颼露泣草蟲稚子號寒老婦改容不於未寒而求衣乃反大言以自盲聾周子曰嘻吾儕小人朝夕偷安聊復念此以滌吾煩豈謂夏蟲而不可以語寒願子夙退無敗吾歡

造雹賦

守宮微蟲以守為職碎首粉身僅防淫慝延緣壁間跂跂脉脉捕逐蚊蠅伺昏潛隙雜然一飽恣意啗食掉尾搖喉似有驕色技止於此其實何得至於平時暇日山崖水濱十十五五翩翩聯聯銜尾而下飲于江津哺水入穴藏于山陰發坎而視碎如凝冰是猶未足以為怪也乃若雷電成章山澤通氣陰雲四起凍雨立至則轟然有聲起於蟄户激為飛雹散落無數大或如卵小或如雨殞草殺菽傷人摧羽為物之病蓋有不可勝數者矣吁亦異哉夫物之神怪其類無窮故龍噓而為雲虎嘯而生風蜃樓出海蛛網橫空與夫人之幻化有若造冰於夏而起雷於冬或暈月以顯怪或吐霧以隱躬是皆一物

之智一人之力而爭大化於造物之功嗟此有
生眇然其細乃能含水造雹毀瓦破塊配此霰
雪以為虐癘莫知何妖其怪如此徒使漢儒論
之唯咎陰陽春秋書之指為災異而季武子之
問申豐猶莫知其計也至歸咎於藏川池之冰
棄而不用曾不知考厥咎災以及斯類也嗚呼
物苟為孽初無小大皆足以神自其智奈何古
今異代百氏小說有弗及紀乃知四海之大萬
彙千品而潛姦伏慝眩耳駭目之物蓋已多矣

酔三賢賦 并敘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
夜既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
賢之遺蹤悵高風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酹
而賦之

歲玄武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
櫂兮採芙蓉乎芳洲夜黯黮其未艾兮縣白鷺
以夷猶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
冠而仰睇兮叩余舷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
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
鑣維香山之忠貞兮節於中朝忤羣姦而直

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
業於夔皐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
一斥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濱
兮脫九死而歸故丘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
而同儔豈鸞鶚之不可以爭飛兮抑駑驥之難
於並遊豈柄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
異於薰蕕棄珠璣而貴魚目兮斥綠耳而駕罷
牛笑蹄涔之沮洳兮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之
前知兮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
友漁樵卻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
萋其春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
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
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旆
之搖搖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像之非遙聊舉
觴而一酹兮歌三疊而蒐消儻微辭之可格兮
冀旋旆乎雲霄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一

詞四首

和陶彭澤歸去來詞 并敘

陶元亮歸去來詞妙絶古今非後人所能追逐唯東坡諸人筆力可到乃有和章自是而作者益衆矣僕不自量敵效而子之顰固自可笑況余未嘗從仕夫復何歸然而收少年隨俗之心念老日林泉之趣以稍安衰暮是亦歸也何必棄官投紱以反林泉然後謂之歸哉

歸去來兮吾居故鄉復焉歸數流年於既往撫

白髮而增悲策蹇步以終日望逸軌而難追稅
征驂於萬里悟前轍之皆非念紐蘭而自昔恨
塵土之緇衣超羣趨而見獨知此舉之造微嗟
我於此休影息奔載笑載歌棲遲衡門繄彼一
老巋然獨存鳴琴在壁濁醪滿樽遣幽情於小
辭寄萬化於頳顏悵雲臺之浸遠享鹿門之餘
安付驪珠於逆頷據龜殼於玄關倚藜杖以終
日縱晚目而遐觀或經行而忘返或興盡而知
還或寄情於吟賦或與客而盤桓歸去來兮既
長卿之倦遊恨年華之遲暮視富貴以何求委

委冠裳而不用藝草木以忘憂朋舊讓余以惡
言曰甘老於田疇墮甑曷顧虛舩觸舟子三薰
而三沐吾一壑而一丘豈樂天而知命姑遇坎
以乘流郤人言而自信掃百念以俱休已矣乎
此心既老豈復存吾年一去挽莫留逮今不歸
將焉之窮達不有命死生難浪期及筋骸之可
勉當盡力於耘耔賡歸來之妙語和招隱之新
詩龜策誠不足以知事行吾素志又何疑

弔雙廟詞

繄唐祚之中微兮肆虺梟之旁午產奇禍於中

壺兮滋亂離於下土痛羯胡之亂華兮愴播遷之無所倏電擊而雷奔兮卷百城而莫禦紛披靡而俱下兮等列侯以羣竪獨睢陽之二老兮守危堞而不去抗劇賊以百戰兮確忠精而自許擁貔貅之百萬兮視創羸其猶鼠顧强弱之不當兮雖孩稚其何慮究一死之不苟兮孰知公之攸處念人生而有愛兮烹所愛之為苦冀皇天之助順兮庶復守其遺緒慮豗潰於梁宋兮回賦鋒而東泝鯁强虜之喉牙兮紓東南之狠顧雖力盡而乃終兮偉壯節之無古信後死之非屈兮謂前死之非遽陋霽雲之喑鳴兮鄙萬春之非侶二子之同心兮吞軟弱而不數垂奇勳於異代兮識忠義於真主會仙馭之裴回兮儼翼翼之祠宇迄百年其如夢兮悼英魂而蹲舞予西征而過宋兮撼虞虞而叩戶悵煙火之依微兮復巫覡之弗馭號悲風於木末兮紛霰雪其欲雨斟斗酒以一酹兮慰孤懷之遲暮儻神靈之猶在兮尚復聆於斯語

悼亡哀詞二首

蘭獨秀兮幽除採清香兮襲予檃荷衣兮蕙帶

既沐浴兮斯佩乘光風兮来思擷蘋藻兮沿沚
宜家人兮囃〻詢龜筮兮咸喜窺清揚兮窈窕
從我于艱兮不嚬以笑助倚門兮晨昏予適兮
遐耿嗟日月兮幾何魂即幽兮杳〻挽雙袂兮
雲舉紛落葉兮堂下蟲啾〻兮夜鳴霜肅〻兮
晨雨覺欲叩兮上蒼痛予命兮孰將收淚兮浩
歎心悵〻兮皇〻奠桂酒兮于寢儼將靈兮來
降

二

悼余生兮多患悵伊人兮羅此寃忽永訣兮遐
邈覽遺跡兮悽然委蘭襟兮弗御捐餘響兮朱
絃既視此兮愴怳音欲叩兮誰聞氣填膺兮耿
耿淚棲睫兮漫〻彼長舌兮餘齡與夫君兮孰
賢嗟余懷兮闊疎分與世兮迍邅薰至言兮入
耳啓余心兮為寧方徙倚兮朝夕嗟奄冉兮九
原繄木落兮冀本望魄月兮復圓善萬物兮得
所追既往兮眇綿

銘十五首

曲肱齋銘 并敘

東萊王公望之開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為遊居

寢卧之地而未有名靜寄老翁為名以曲肱而
告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身而自
古有德之士至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
遠之哉顧有義焉爾彼其意以謂居數仞之堂
自視與蓬蒿為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瓢
為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
孰鞭之士吾亦為之是雖足以快其志寧不少
愧於吾聖人之言邪令望之年少而志高好學
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
已聞之於古矣余恐其中流失舵半九十里而
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乃作斯銘因
以為戒焉銘曰

貪夫嗜貲夸士殉名俱必其羊孰為虧成吮癰
舐痔義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為榮劫商盜家
鼎列鐘鳴不義而富以汙為清時不我予余何
其攖飢蔬飲水以樂吾生瞑目曲肱誓安而得
頹然隱几非寢非醒視彼儻來倏如雲興須臾
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物汨其明皎〻君子

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而亨愚者昧焉而力吾爭揭吾聖言以服于膺

惠泉銘 并敘

宣為郡邑在大江之南雖古名邦而其民大率皆附山以為之居地勢既高井泉稀少異時巨盜臨城衆無所得飲固嘗患之而未有以為之計也太守李公既因舊壘而新之凡可以備攻守者皆出咄嗟而辦乃即城之東南隅鑿地為池將導溪流而豬之使民汲而飲焉備方與未及尋尺而泉湧於地清澈可愛議者咸謂公之精誠感格非人力所能為者昔貳師刺山而飛泉自湧伯宗整衣而井為之溢皆足以濟一時之惠公之所感何以異此知録事沈侯肇為榜以惠泉且作記敘其本末而公復欲某為之銘以廣其意雖辭旨蕪陋不足傳遠庶幾託異事以描之衆使知公之所以惠此一方者其利為無窮也銘曰

大江之南畫疆千里有美斯邦因山為壘宅高以居萬室凝丶有井在民不百而止胡雖東侵巨盜四起既壁我矢震鼓雷動蟻附

山崎續綆以汲筆糞而滓燥吻呼號士氣披靡
嗷嗷羣蒼縮手相視公之來思乃經其始百雉
一新巨塹成理念我榮黎實艱于水相成之隅
欲穴其址鑿地為池潛流委迤溜以石渠灌此
瀰〻畜鍾方輿鼓鼛未啓出北檻泉如釜之沸
湛然澄清既冽且美雲蒸雪翻激石齒〻酌言
嘗之有來具喜咸曰斯流天藏地祕淵泉可格
不約而至公擁熊軺與民樂只咸曰休哉萬世
之利我作銘詩以紀其異

洞齋銘

鑿此環堵以為主實不施廒多而有窻牖孰知
其中風温月秀是曰洞齋淨白無垢室空無物
中有老人巖棲谷隱傴僂嘐呻其來無迹其出
無心誰其似之如洞有雲

龜研銘

窪池之水可以濡喙烏皮之机可以曳尾誰其
同之維吾與爾

痤犬銘

十年司夜完我墻壁未嘗吠堯人我以跖鄉其
斃也誰適獻之周宁其斃也我乃與以孔席

鐵洗銘 并敘

嘉祐中高郵孫公莘老為太平令太平介宣歙兩州間山水重複居民鮮少未有以讀書應進士舉者公始來悉召豪子數輩訓之以義俾卜地以建鄉校且命其子弟之秀者使學焉既落成將春秋有事於先聖之廟公慮繼其後者廢而不講乃出已俸以鑄鐵洗使傳不朽嗚呼其規模可謂遠矣大觀二年秋九月余以事過而見之感而為作銘銘曰

子産相國教民子弟鄭人歌之聲載後世文翁作蜀黌宇是治儒風大振聲出循吏惟公所圖意則異是人存政舉已輒隨棄餼羊之留告朔不廢堂〻孫公前聖一揆羽翼六經粃糠百氏學者從之所至如市唯此小邑民未知義權於公以有士子爰召冶人鑄鐵作洗鑑然崔嵬山立不倚茲器維則可用無愧春秋舉之祀事有繼士於聖人因以知貴維公之德久而弗替與斯俱傳以永千祀

蘇氏研銘 蘓頌應舉所用

一拳之石萬夫之敵一泓之水五世之澤保而

有之舊物可得此名不磨此石不泐

學不厭齋銘 并銘

小兒棊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為之銘以戒之銘曰

崧華在前峿嶁自止江河在地眢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析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嘯齋銘 并敘

鎮江蘇元藻作室於廳事之東而窓有脩竹其聲颼然靜寄老翁名曰嘯齋而為之銘取東坡之語所謂竹亦得風天然而嘯者也銘曰

風以竹而響竹得風而鳴竹固自爾風實何情南徐之蘓世有詩聲誰其似之配此令名明窓淨几琢雪鏤冰析君之詩似竹之清詩豈可作以鳴不平如竹嘯風自然而成

資壽寺鑄鐘鳴銘

有大比丘號曰法嵩冶銅百鈞鑄此巨鐘不叩而鳴豐山是同聞屍陁林斃者俱起徹大地獄杻械自弛咸由聲聞而悟妙理師以歡喜了大

事緣虛空有盡茲器弗遷與此銘詩詔千萬年

風流泉銘 并敘

石室酒出三衢名傾浙右辛未之秋余得其法於衢人後兩月赴官江西以授富水兵厨使釀之既成取以酌客無不喜者以謂深醇雅健自是一種風流永興宰郭君元壽欲余命名為此邦故事余笑曰當用坐客語名以風流泉已而為之銘曰

德惡剛暴酒欲嫵媚伊何人斯釀此秫黍觀其清醇而近道溫厚而不武則含濁醪之妙而嗣元酒之古也至於風流醞藉蓋張曲江之為人而若飲醇酎則與周公瑾而語也小人蘊兇喜飲酷烈大白在手轉喉耳熱謂此君子非我儔烈嗟〻我友妙韻勝絕不險以巇不隙其末誓當忘言以對玉雪

到花亭銘 亭謂舟也取以少遊醉颺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之語

颺輕舟到花浦採芳洲越溪女誰作歌秦郎語竹坡翁不媚嫵亦信流入煙渚唱竹枝卧秋雨翁醉歸鷺飛舞

茶奩銘

震雷發越裔雲膏谷廉香睡鏖

湯奩銘

醉言歸客起舞驪駒歌玉杯舉

山谷道人木帽銘 并敘

昔者鄭子臧好聚鷸冠而楚子玉又以鹿子皮為之二者皆殘物之生以文其侈故君子譏之而仁者病焉今魯直之帽不以紗而以木仁足以愛物而儉足以行禮使其法用於世則積一帽之微而至於百千萬億女工之紗不可勝用矣然則管幼安白袷之制郭林宗墊角之巾特物之因人而重者耳比之木帽未足多也銘曰

偉哉老人內觀反照因事造理悟物得妙自出新意以木為帽塗以髹漆其光有耀三尺之紗千蠶之功積歲累月其費無窮餘寸成引可庇爾躬仁者之心以儉為宗儉主於愛不主於工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五

頌一首　并序

大宋中興頌　并序

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詠盛德而贊成功者殆居其半聖經所載寧有媿辭將上以昭假於神靈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為萬世之龜鑑豈曰小補之哉粤維炎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寢兵以來海內清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而止神禹丕績

唯聞九敘之歌今皇帝殄攘浮議剪剔姦雄
和附乖離敉寧區夏至於迎母后於遐方禮天
神於圜陛拜原廟之衣冠納春朝之圖籍以至
靈臺歌辟廱之樂載芟草籍田之頌凡一禮一
樂有所未備必蒐訂遺文以補罅漏自其纖悉
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
斯民蒙被聖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問空
疎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近配宗
元淮西之雅猶足曳履行歌為太平之幸民亦
庶幾採詩之官尚或有取頌曰

緬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
持謀興師肆伐將臣持兵日獻戎捷皇帝曰吁
黷武無烈縻我赤子膏我斧鉞孰與休師一戟
不折因壘而降舞干而悅閉我玉關歸師解甲
犂我春田銷兵鑄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絕愛惜
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興師
堂陛旄鼪發言盈庭更訛玄蔑佩劒被此孰予
孰決廟謀一定羣議沮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
草木蒼蒼始有芽蘖盡育恢胎咸歸坱圠霸上
棘門還衛拱列罔敢擅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鞬

拜舞金闕乃命叔孫諏日綿蕝蒐講闕遺悉究
悉設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一真如響必答
翠輿南旋紅鸞秉翣長樂鐘聞皇情允愜我歌
思齊輿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罔缺合祭于郊
爰戠繭栗蒼璧前陳大裘始挈我歌思文以告
豐潔大慶御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戛
漢朝諸臣圖籍是閱兵戈澒洞士氣銷讋俎豆
不陳軍旅是急大起靡泮儒士鼓篋韋帶縞衣
駢冠累屧論秀蒸髦尾〻岌〻農流于兵病不
生活茫〻千塍高藜是設皇帝慨然親耕隴畷

耕根之車飛檐轗〻宣和之軌明道之轍聖心
懇到三推未輟父老曰嘻歸告我邑俾爾秔稌
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具載史牒用告神明以報
夔契帝坐法宮禮備樂闋獸舞鳳鳴八音不奪
皇威所覃雷動風發南面垂衣大壯帝室曰皋
曰雉鼛鼓弗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顧瞻
葱〻鬱〻澎〻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風翔
喜溢孰磨蒼崖孰秉史筆天子曰都是在良弼
聖有至言維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萬國

贊二十二首

李伯時畫東坡乘槎圖贊

博望侯乘槎而遊吾夫子乘桴而浮仲尼固阨窮於四海而張騫又功名之流也韙哉東坡高目九州視死生猶大夢均溟渤於一漚故能以巨海為家以枯木為舟風濤如山而神色甚休蓋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其古至人之儔歟

移學圖贊

有移學社於三家村者童子蓋六七人或負机而捧硯或攜杖而埽門執弟子禮甚力而勤彼先生者坐不安席愠見於色方且踟躕四顧以視其後焉恐遺吾兎園之冊也

東坡先生過海畫像贊

儋耳炎荒海嶠孤絶蠻蜑往來蛙蛇咀嚙瘴霧薰毒肌理皸裂誰堪一朝歲星七閱萬里南歸黧面如鐵蓬首斷髭叢霜點雪高文偉度冠世之傑雖駕傾河疇能贊說天不憖遺梁木其折罔惠斯民俾究施設矧後學者於誰卒業小生何知學止頰舌下拜公堂亦復嗚咽

採菊圖贊

人生百年倏焉如寄彼滔滔者與波同逝偉哉

斯人高目睥睨棲遲衡門偃蹇一世天實生之
以律貪鄙棄官如泥視貲如穢佳菊盈園聊寓
吾意擷我斕斑得此蒼翠誰畀二物以侑一醉
於人雖拙於吾得計孰能名之是真樂地

郭汾陽畫像贊

天寶之盜發乎幽陵赫赫嗣王矯矯龍興大閱
六軍以殄鯢鯨陳陶之役首靡天旌喪師四萬
天子震驚帝所以深倚朔方之兵始公提師北
下井陘狐驚豕躍遂衂思明踵不及旋開陝以
平轉戰逐北坐收兩京掃除妖氛日月精熒斯
歌溢於歡聲孰謂今日見漢儀刑帝曰尚父臣
而不名王室之造實始自卿僕固醜虜縱掠汾
并涇陽之圍百蠻馮凌持滿待公軔發弩擎短
衣匹馬公來煢煢倒戈解甲示以至誠問天可
汗謂與俱生回紇顧謂懷恩不情曰果吾父羅
拜而迎承嗣傲很握兵不庭屈此兩膝伊誰之
令朝恩僉人毀短縱橫竟謂長者讒言不興繫
此偉績匪學而能精忠厚德盛于神靈一時之
賢萬世之英誰為匪公而有此形視柏直輩乳
口咿嚶顧茲奇厖孰任弗勝蒼蒼羣黎天未欲

欲寧篤生我公以眞疲泯拜公遺像潛焉涕零

三閭大夫畫像贊

儼靈均降攝提笑突梯恥喔咿紉蘭佩製荷衣帶長鋏光陸離冠切雲高崔嵬駕青虬驂白螭令海若舞馮夷視若人豈泥泥釋策寧復知

不吟翁贊

昔者先生抱負伊鬱拂然不平一寓於詩以寫其情有如草木風擊而鳴雨霖風恬倏然無聲乃知先生游戲於三昧就醉而不求名彼香山之號醉吟又何足以為先生之稱乎

北窓自贊二

行行言言白眼視之面目可憎期期艾艾俚耳聽之語言無味怒罵笑譏非世所違誰其尸之自我為之

將寵以軒裳自顧無封侯之骨將置之丘壑庶幾有青雲之志兩者予亦不可得而知蓋將聽造物者浸假而化予之臂也

莊周畫像贊

生也異鶻感其顙死也鳥鳶食其形此所以齊萬物而一死生者彼孤風爽韻超然乎萬物之

表者既已化為髑髏之王而高談雄辯齊驅乎六藝之林者獨存乎糟粕之經奈何世俗之士竊虛設以藉口飾冶容而効顰曾不知若人者蓋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者也

司馬温公畫像贊

瘠然其似枯何先生之癯而四海之腴也愀然其似愁何先生之憂而四海之休也至於疾惡如讎惡佞似賊則其風凜然蓋古之遺直也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拜此典刑潛焉出涕

呂真人畫像贊

不作熊經鳥申不種交梨火棗一超直入如來便是方壺圓嶠何當乞與刀圭分我長生不老

王季共畫像贊

秀而傑是謂其人而孰培其根婉而深是謂其文而孰養其源彼其浩〻乎胸中者蓋可想而不可言雖然外曲者與人為徒是真法門若人者固嘗三折肱於斯矣豈無他人而唯子之告焉

止老畫杯渡贊

止公道人以墨為戲作杯渡之一葉絶鯨波之
萬里蓋以鉢為舡以笠為帆攬冠纓為桿索植
柱為桅竿勢若飛動而起滅於雲濤之顛陋哉
俗子異此偉觀獨不知此四海者乃吾坳堂之
上覆杯之閒而已也

後湖居士畫像贊

秦漢以來結廬毀轍一二數之不可勝說摛章
繪句孰若先生之文抱道懷德孰若先生之節
彼若人者隱南山之霧而採西山之蕨比之前
人為兩超絶

常禪師真讃

有感而應去亦隨緣有觚而鳴自然成文風神
秀骨畫史可傳所不可傳竹坡難言

靜寄老翁自讃

是老翁者方其少也玉三獻而不售及其老也
雲一出而未還枯木之株飛蓬之顛韋脂之
不亦可憐何淵明之不去坐季子之無回

李伯時畫像讃

偉度超絶高文古雅極博物之辯則張茂先之
學作無聲之詩則王摩詰之畫不敢擬公老韓

曹霸此其在公猶為土苴晚瞻遺像我心則寫恨不識公拜於庵下

東林紹老真贊

虎谿道場化為劫灰後五百歲金碧增輝不下胡床辦此大事垂慈道力是特游戲搭首導師普為人天蓋亦如是而了大緣

竹坡自贊

叔夜之懶次山之漫特此涉世毀譽相半焉耳東風何勞喜悅笑領尊拳不揩唾面是謂竹坡掣猱老漢

葛道人真贊

王屋山中美酒漢家殿裏蒸糊驚起一場大夢變成滿面霜鬢方朔恢諧談笑莊周廣顙頭顱便好列仙圖上添君此形模

和靖先生尹公真贊

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以何心歷嶮夷而一操彼佞人之謗之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三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四

論五首

鯀論

聖人有利天下之心而不以利天下為名故興天下之大利〻既立而人不知世之人雖欲以利天下之名而歸之不可得也後世之君以利天下為名而不以利天下為心其興天下之大利也汲〻然唯恐天下之人不歸其功彼雖名於利民其實急於為己而已聖人不以利天下為名則其為利也要在責其實效而未嘗急於

成功故欲舉其人而用之不敢自謂已知其人必先謀之於衆之皆以為可矣猶以為未也於是必試而用之以謂試而用之而其事有不可以歲月期者吾亦安敢亟其成哉姑永俟之云爾此豈非聖人不急於利天下之名每欲收其利天下之實而然歟後之人君則不然天下之利苟可以興則無不為不卹其為民之害也夫興其利而不卹其害用其人而不問其可否則是以其不可興之利而責其不可用之人也於是又嚴其督責而誘以厚利下之人被實害此豈非以利天下為名不以利天下為心而然歟堯為天下君斯民不幸弱於昏墊之苦天下之人嗷嗷然有冀於仁人君子之拯其溺可謂急於救患之時也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已何也蓋堯知洪水之患懷山襄陵非積以歲月之久則不足以除天下之大害而興天下之大利是以試之必待於九年凡以堯之心在於利天下而不苟於成功故也觀書稱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先儒以謂二千五百人為師十二國蓋三萬人合九州

之數則二十七萬人謂禹治水用二十七萬人為庸其說雖無所經見未必不出於此使其或然也則其起徒役可謂衆矣非特其起徒役之衆如此至於乘四載具畚鍤舉九州而供之猶恐其不足非假以歲月而責其成無乃幾於病天下歟夫欲興天下之利而不卹天下之病此豈聖人之用心哉然則堯不責鯀以成功之速而必待於九年非為鯀計為天下計也天下之人知堯所以望鯀者其利不在於目前而在後世假以歲月其心非私於鯀而在於天下則鯀之不能成功何損於堯之仁且聖乎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誅三監皆以三年而後克夫以仁義之兵而討有罪舉六鄉之全軍而平一方之難疑若易於摧枯湯雪而彼猶待於三年之久者亦以其志在於愛民而不敢亟於成功故也況洪水之害在於天下鯀治之九載而不成禹繼之又十有三載乃同父子相繼二十有二年而後告厥成功其成也夫豈易哉漢武帝銳然有好治之意公孫洪何人哉乃敢自比於周而變臣竊遲之公孫洪迎合帝旨以謂周公期年

公而猶以謂其才過之急於成功如此使武帝
在位五十餘年天下未嘗一日安枕而卧洪之
罪亦大矣嗚呼安得以帝堯試鯀之事而告之
耶

伯夷論

自古聖賢立言以垂世其意之所主蓋不一而
足後之誦其言者當考其辭而取其意則庶幾
其有得矣孔子孟子列禦寇莊周此四人者皆
所謂立言以垂世者也然而孔子孟子其立言
也正其衛道也嚴故後世尊其言而信其道此

道之所以明也至於列禦寇莊周之徒則其立
言也怪其衛道也緩乃寓引而曲說陽攻而陰
援之使人因怪以歸於正其為言雖不切於事
亦不可謂無力於天下後世者矣孔子之論武
王也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之論武王也
曰湯武反之是二聖人之言固已微寓其意以
撓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知武王之用心為不
得已也至於莊周之言則曰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桀武王伐紂其為言得無少貶乎若
周之意則將以使後之取天下者不得以湯武

而為之辭則武王之道尊矣其於武王陽雖攻之陰實有助焉而伯即位五十年而武王立九年而上祭於畢蓋文王之墓也是歲東觀兵至於孟津而載木主以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可謂孝乎天下苦於紂久矣武王仗大義順人心以救民塗炭之中其為仁也亦大矣今伯夷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余嘗疑其言之不出於孔子孟子司馬子而出於莊周之徒為寓言以陰援武王者也學者不復求遷之意遂以遷為多愛以謂遷自立此論亦已誤矣史記一書皆遷博採先秦古書而備載之則亦安知其說之不出於莊周之徒歟或曰伯夷之不食周粟何也曰伯夷以周之粟為不義之粟而不食也曰周之粟義乎其不義乎曰伯夷之心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聖人之心也天下以為義聖人亦以為義而伯夷獨以為不義則伯夷無乃幾於愚乎此無他蓋武王得聖人之義而伯夷得聖人之清也若孟子則可謂善言伯夷者矣不然則伯夷之餓而死也與陳仲子之餓而死也是或一道爾此豈所以論

伯夷者哉

介之推論

名者天下之公器雖聖人不可得而私也然名之在天下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卻者有欲得之而必爭者固不可以一槩量天下之心也予之而弗受則有道之士離世遁跡以自晦於無用之地者之所為也其為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則可以激貪而勵俗矣受之而弗卻則修己篤行之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也其為人亦行其所當行得其所當得而已其於名猶未竊竊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爭者則異於是矣志在於功名心淫於富貴得之則踴躍而自喜奪之則顛頡而無聊彼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軋之也此其於名雖與夫盜而有之者不可同日而語其視畏名而逃之與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固有間矣夫修五霸之業以服諸侯者晉文也輔文公之行以及晉國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從而輔之所以轉徙於道塗流離於羈旅至於險阻艱難之備嘗而不憚者無他知重耳之賢必反國而有之也及重耳之

將入也四人者皆留獨之推逃而去之此豈人之情也哉殆有奪其名而軋之者矣咎犯是也且五人者負羈紲以從奔走之役其勞則均也周流天下十有九年其久則均也所謂五虵為輔挾之以飛皆當時之賢士其人則均也及文公之反國乃與咎犯為投璧之盟曰若反國而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推聞而大笑曰天寶開之而子犯以為己功吾不忍與同位矣乃棄之而去隱於綿上然則之推之去也蓋有以哉而左氏明司馬遷之徒似若以文公為不能用之推者豈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國而賞從亡之臣不及壺叔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助我無補吾闕者三賞其後固且及此晉國聞之大悅夫以文公之賢其明於賞罰之序如此投璧之盟豈固施於咎犯哉於五人之中其必有當先於此者矣之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聞其言則竊自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推非有怨於咎犯也蓋託咎犯以

發其憤悱之詞而為之說耳議者又謂人亦孰不欲富貴當文公處困阨之時則崎嶇而從之及反國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于之推而失在於文公也使文公不私於咎犯豈有是哉曰審如是之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為人臣者有賢則相薦有功則相遜功高而賞及之猶當曰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況功與人等或出其下者哉之推不明乎此見投璧之盟則不勝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於濟世以輔其君者區區之意特在於名高而惡人之軋其已焉耳吁可怪哉

漢高帝論

帝王御世之術有二誠與不誠而已矣御之以誠則人將以誠應之此治之所由生也御之以不誠則人將以不誠應之此亂之所由起也聖人知天下之心可以誠格而不可以詐劫也於是推吾誠心以感之天下知聖人之心可以誠應而不可以姦罔欺也於是亦推吾誠心以事之是以誠意相感於無形之中不言而喻不約而侔歡欣交通而天下之情得矣然則聖人

之所謂誠者果何物也哉曰心而已矣蓋公其心以胥天下而天下而疑之者所謂不誠也二者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人不知此天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高祖由布衣而登帝位自豐沛而兼四海其神武不世之畧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焉遷班固之徒相與論述其事咸謂其寛仁而能愛人豁達而有大度余獨以謂不然高祖之初天下既定一時功臣大者南面而王小者猶不失為列侯非不足以滿其志願宜若論功行賞以次受封

可以無事矣乃復叛亂相繼兵無休日考之於書漢之異姓而王者八人其後舉兵而叛者六國獨張耳吳芮僅以智免此其咎安在哉高祖無豁達之度以容之故也夫高祖以大度取天下而余獨以謂不然此聞者所以未免於笑也

祖疑之而反耳觀信以淮陰一介崛起從漢曾不旋踵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脅燕定

祖疑之而反也其他雖不可以悉舉大抵皆高

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黥布未嘗反亦高

以余觀之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彭越

齊椎楚兵數十萬衆卒斬龍且西鄉以報當是之時可以唾手而反矣蒯通說之以叛至於再而不從信之言曰漢過我厚吾豈可以見利而背恩信乎由是觀之信豈有意於反哉雲夢之遊執信而虜之高祖始有疑信之心信亦自是快快失意而反狀遂萌故曰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陳豨之亂高祖平之徵兵於梁而越稱病高祖怒而責越矣夫越兵之不至安知其必叛哉高祖不能使人物色之而遽數其罪者以其有疑越之心故也當是之時越來則被執不來則加兵與其如此孰若舉國以叛猶得免焉此越所以不得已而反也故曰彭越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英布因隋何之言背楚而歸漢所以脫危亡之地以就萬全之計也及漢醢越以賜諸侯布見幾而怒於是聚兵旁郡以備非常此所謂惡傷其類見幾而作者也滕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乃反耳故曰英布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賈誼先反淮陰王楚最強最後反盧綰最弱最後反

此誼欲除尾大之禍故其言如此而不知諸將之叛初不在是特以高祖不能推大度以容之耳是數人者勇力冠三軍功業軒天地皆當時之豪傑也獨不能容之度外一涉於疑似之跡則必致其竊斧之疑使其心不自安勢窮而亂惴惴然疑之惟恐其叛也而卒皆叛焉安在其為大度哉或曰市未嘗有虎也曾參未嘗殺人也使三人言之則智者必惑而慈母必信何則言之者衆而事未可知也人有告諸將以叛者奈何獨不信之乎曰人主之所為下之所視而

鄉也人主而好諫也則忠臣出人主而好勇也則猛士至人主而好疑則必有挾可疑之事以投其隙者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高祖以疑心而遇人此告者之所以至也或又曰韓彭之叛固有之子何自而知高祖之所以疑曰吾以蕭何而知之也何之守關中可以為腹心之寄矣猶且數加勞問且賜以衛卒五百徼鮑生東陵之計殆於不免則高祖於羣臣未有不疑者況於武夫勇將英氣蓋世而功名震主者哉嗚呼高帝與光武俱以雄畧定亂而

後世之論紛然雖范曄史家猶以寇鄧景賈所
封不過大縣四曾不知光武推赤心以致人腹
中而高祖乃懷疑心以激諸將之亂也曄其可
謂智乎

晁錯論

世之議者皆以晁錯不當削七國以發其怒及
七國反以誅錯為名則景帝不得不殺錯以謝
七國余以謂此特書生之談兒童之見耳蓋世
之善論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
也則世俗皆以為忠而君子以謂未見其所以
為忠焉若王莽之安劉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
也世俗未必以為忠而君子以為是乃所以為
忠矣若晁錯之削七國是也七國之地高祖之
所封削之則為賊恩吳楚之君懷姦而未發激
之則必至速禍故削書一出而七國果反連衡
以叛天子憂勞主師四出而僅以仆滅錯亦可
謂無策矣當是之時非特七國欲誅錯雖左右
無不欲誅之者非特當時左右之不知錯後世
雖賢如揚雄者亦以錯為愚景帝固知其為智
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變雖欲活之計將安出

此無他是皆觀其迹而於其心有不察焉者也
為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謂錯所以削其國者
為其一身計耶為天下計耶二者有一不能明
則徐而思之以謂吳楚之君地大勢強日以滋
橫鑄山煮海招亡集叛及狀已萌特未有以發
耳雖三尺之童知其必至於此也錯雖至愚豈
不知削其地則必叛不削其地則禍必及已錯所以不
畏其禍而肯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蓋
將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
則左右大臣雖勸帝以誅殺錯勿殺可也惜乎孝
景感於一時之言倉皇無術而於錯之心有不
察也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遂大封
同姓以益維城之固悼惠王肇子也而王齊七
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吳王兄
子也而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
其樂也則劉章以軍法行酒而追斬亡酒者吳
太子與棊爭道為皇太子提殺之皆以戲笑發
怒于酒樽棊局之間而無所畏忌豈非脛大於
腰指大於股其勢漸不可制歟賈生所以慟哭
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

也錯不自量慮偏有不能為者奮然欲以身任
其責宜其速誅而不可救歟然而察錯之心則
要在安劉民而已景帝不察其心蓋之說所
以得行於疑似之間也或有以謂漢不誅鼂錯
無以折七國之兵猶唐不殺國忠無以弭祿山
之禍孝景之殺錯豈得已哉曰錯之忠豈可與
國忠比孝景之治豈可與明皇論時國忠雖誅
而祿山之難未必戢鼂錯不誅七國將何為哉
此其理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納蓋言此殆不
察其心而然歟或者又謂七國之難作錯不能
捐身以當其危反使天子將兵而已居守安在
其為忠乎曰是乃所以為忠也錯知大臣之欲
殺己而自將其兵則足未及旋而首已墮於姦
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將已居其中扼奸臣
之吭而控之則天子收戰勝之功而已不失忠
臣之名豈非兩全之道歟帝不此之思而納蓋
之說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則為人君而不
察其臣下之心則其殺忠臣而不悔者鮮矣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四

正直者在所否焉則人知勉于為善益寡矣瞠
從而深詆之不為過也始李陵以步卒五千抗
單于七八萬騎轉戰萬里之外一日至數十合
五十萬矢為之俱盡且勝且北至于救窮力殫
而後已雖曰兵敗而功不立身辱而名已隳究其
初心豈不忠且勇哉武帝盛怒欲食其肉當時
左右無肯為陵言者往往從而媒孽其短者有
之獨遷力奪羣議以謂陵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雖古名將無以遠過而武帝疑遷欲沮貳師為
陵遊說遂罹蠶室之禍噫遷亦可謂賢矣哉且
武帝以暴刻之資而濟以猜忌之情大臣一言
不合輒就誅戮遷之議陵帝從而刑之幸也使
其怒而不已安知其不從而殺之乎是亦幾于
死節之士而固方且讓其不能明哲保身此何
理也夫所謂明哲云者謂其智足以慮遠識足
以周身不至冥行以觸罪罟而已是為君子保
身之道豈謂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全軀以
保妻子而後為明哲哉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山
甫是也故作詩者美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也使山甫以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為明哲

保身之道則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果何謂哉
曰單于之戰陵當死國而不當降降則陵之罪
也李陵之降遷當直其過而不當辯辯則遷之
罪也馬遷之辯漢當容之而不當刑刑則漢之
罪也漢之責遷不為無罪遷之救陵未免于過則
固之所以責遷者是也曰不然也初陵以屢敗
疲羸之兵抗全軍虎狼之敵橫行匈奴身蹈白
刃而不顧此豈畏于一死者及其兵殫力窮無
救而敗乃始蒙負羞辱斂衽以就降此其故何
哉意猶有望于漢也遷嘗謂武帝言陵之力戰

萬死不顧使賊鋒屢挫左枝右梧之不暇其威
武亦足慕于後世陵之不死猶冀得當以報漢
也遷之論陵如此可謂得其心矣奈何不納其
言而反疑以遊說乎且陵敗而不歸漢知漢之
必殺也殺之則無益于死不若因敗以立功于
漢猶有望焉陵不可謂不善于處死者也遷為
陵言而幾不免死陵之聞之知漢之必殺已也
是以招之而不至及其不至又從而殺其母妻
陵之望于是絕矣雖遣百使萬方而招之其肯
至哉由是言之過在于漢而不在遷明矣備使

遷言果劾于當時漢無負忠臣之名無殺忠臣
母妻之罪無拒諫不納之失一舉而三善隨之
此遷所以及禍為陵言也不幸而以言獲罪使
之飲恨以終其身固不知罪漢乃責遷以不能
明哲保身可謂繆矣

桓譚論

惟人主之好惡為能移天下之俗人主之所好
天下翕然從之不待賞而後勸人主之所惡天
下倏然違之不待罰而後沮然則非人主之好
惡能移天下之俗也其勢然也何以言之上之
所好而吾從之則君必喜喜而不已甚者至于
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上之所惡而吾違之
則君必怒怒而不已甚者至于刀鋸以戮之鼎
鑊以烹之夫以人主之好惡而視天下之從違
禍福之至捷若影響則天下之情豈不欲捨死而求
上之所化者鮮矣人主之好惡雖寵幸親昵
利達以謂與其背世以蹈死孰若殉世以求榮
于是士之偷合取容以自媒其身者其說以謂
吾能一切苟簡以徇人主之好惡雖寵幸親昵
之私固未易得而流寵僇辱之禍亦庶幾其

免矣當是之時其徇天下之好惡舉世莫不皆
爾有人於此確然自信而無所疑毅然自守而
不可奪爵祿不能勸之使從刑僇不能威之使
懼非天下之大豪傑吾知其不能矣余于東京
而得桓譚焉是所謂天下之大豪傑者也初王
氏託符命以攘神器一日除拜公卿數百人王
興為衛將軍王盛為前將軍二人皆莽按符命而
求得之由賣餅而登用以示神焉士亦何敢不
為符命之說劉歆漢宗室也始以應讖易名其
後乃為莽國師揚雄漢儒宗也猶以符命取讖

當時獨譚默然不聞其有一言也此余所以謂
其為天下之大豪傑者也世祖以英武有為之
資仗大義以平新室之亂神機妙算動無違策
故能整墜緒于既絕之後援斯民于塗炭之中
雖揚武之業遠過而乃篤意于讖書曾無以少
異于莽焉夫親值其亂將以易亂而歸之正乃
反蹈其覆車之轍而不知此何理也哉宛人李
通始以圖讖說光武起義兵又其在長安時疆
華自關中奉赤伏符其後羣臣託以說光武起
大位至其祝文告天皆引讖記而中元二年乃

宣而圖讖于天下則其信之可謂篤矣及其即位乃以讖文用孫盛行大司馬衆論始不悅又按赤伏符王梁王衛空焉大用大臣不以開作元武而拜王梁為大司與王盛之事何以異哉自是政無小大皆決于讖至于鄭興以不善為讖坐為帝怒而尹敏乃以君無口為漢輔之語竟取完幷舉天下之士皆從而為符讖之說矣譚于是時上疏抗論力抵讖之非經幾不免殺非信道之篤而能然乎觀譚屢轉于新室紛更之餘終不肎一言以取媚于時及中興之後讖說益熾乃始憤悱抗論以辨其非則其人自視豈隨其波而汨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獨行不移于舉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後可以謂之大豪傑也

實武論

兵有必勝亦有必敗善戰者常審成敗之勢而後發故兵出而敵可取焉不然鮮不為虜矣何謂兵有必勝師直而不曲者必勝之道也謀祕而不泄者必勝之道也戰銳而不怯者必勝之道也何謂師直而不曲唯天下之至義可以誅

不義唯天下之至仁可以伐不仁此王者之師所以未戰而先勝也苟在我者未免于釁而欲以伐有罪是何異以桀而攻桀以燕而伐燕者哉何謂謀祕而不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奇中巧發以出其不意使敵退不知其所守進不知其所攻則彼雖欲伐吾謀而不可得矣何謂戰銳而不怯夫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此兵之機也王者之師疾如迅雷出如脫兔使敵弗克懼而兵已壓其境則戰必克矣是王者豈特勝敵為然破小人之黨亦出于是也

小人之患有甚于敵鋤而去之不可不急然而小人者陽為仁義以濟其姦陰為交私以結其黨忍于為惡而每有嫉善之心工于中人而常懷慮患之計不以勝敵之道而取之則吾必受其敵矣其為患莫大焉東漢之興更十有二帝自光武顯肅之後蔑然無稱孝和之世政在竇氏孝安之世政在鄧氏順質之世政在梁氏孝柏之世政在五侯孝靈之世政在奄寺迄孝獻而曹董之禍作漢自是而亡其所由來久矣初靈帝時諸臣擅權大臣邸第皆擬宮禁帝嘗登

永安候臺恐其望見之乃紿帝以人主不當登
高登則百姓離是與趙高指鹿為馬何異此天
下已亡之兆也而竇武之徒乃欲盡捕其黨而
誅之以扶持漢祚宜其反死于數子之手而不
可救與余固疑其如此蓋大不然靈帝雖孱弱
亦未有大惡于天下特以其蔽于宦寺而已天
下雖已離然內患稍除更輔以二三大臣以收
天下之心徐起而安之亦足以撥亂而反正惜
乎武徒有其志耳武之進也既以后族顯曾不
旋踵而父子兄弟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以資酣燕進不能遠抑權勢無德而享厚祿退
不能躬行勤儉以自貽僭侈之過使諸宦得以
藉口以謂無瑕然後可以戮人彼猶未免于亂
也而欲以除亂可乎此所謂師出而不以直其
敗一矣武日與蕃相為計議復引用同志徵求
名士共定計策天下英雄知其風旨事未立而
迹已彰功未濟而計已失機事不密手足俱露
卒使曹節矯詔以誅武至于身死事敗為天下
笑此所謂謀泄而不能祕其敗二矣武既內倚
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得天下之

同心以去天下之同惡雖權一時之宜亦可以
有為矣乃屢白太后至於猶豫而不果所謂謀
及婦人宜其死也非劉瑜撼以天文變見患將
切已計亦未洪幸而鄭颯既已就械蕃說以便
當收殺而不從去邪而不疑必待雜考連及甫
節而後已彼殊不知首未及回而刃已襲其背
此所謂兵不能乘其銳敢三矣范曄以謂漢
世亂而不亡百有餘年乃數公之力功之不立
非智力不逮蓋天之所廢不可與也此何異楚
王所謂此天亡我非戰之罪者哉蓋人事已至
而功有所不立然後可以言天若武者非天也
何以知其然哉始陽球一召隸校尉孤立于朝
能殺甫父子而尸諸路使節等流汗哀鳴之不
暇武而猶不能乎然甫既僇而節猶在余固知
球之必亡也二子之功雖皆不濟以勇決言之
球之過武豈不遠哉

荀彧論

或謂荀文若以豪傑不世之才挾經綸海內之
志其風流雅尚暐暐然可觀說為一時之望徒以
議不詭隨遂死于曹公之手議者寃之以為非

辜余獨不然曹公之殺彧固已非矣彧之致死亦烏得為無罪哉自古興王之君所以取天下未有無謀主而能成帝業者故高帝以良平而滅秦光武以寇鄧而隆漢此以有謀主而能成魏勝此以無謀主而滅者也然則魏之取天下者也項籍失范增而為漢虜袁紹殺田豐而為歸太祖太祖得之以謂吾之子房則固嘗倚以為腹心之任矣及其取徐州平呂布彧常為畫策使先定兗州曰此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其後操保官渡而紹圍之當時食盡謀窘議欲還許者屢矣彧乃勸以為不可卒以敗紹盡如其策焉由是觀之彧之効謀于操非不多也故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悉與彧籌又賢智如荀攸鍾繇謀策如志才郭嘉皆彧所薦則太祖倚彧以為腹心之寄顧不重哉而彧攄忠竭誠以効胷中之奇非帝王之遠略則天下之大計其為操之謀主明矣至于復九州于天下則勸以不修復舊京規九錫于漢朝則以謂非愛人以德此其言為忠于漢邪忠于操邪以

謂忠于漢乎則漢之陵夷至是甚矣以獻帝庸
稚之資而遭仲謀劫遷之禍天下之勢土崩而
瓦解使賢如彧者雖縈百輩能復扶其傾頽哉
以謂忠于操乎則操之殺伏后以示威挾幼主
以令世誅剪名流盜攘神器其志在于天下此
豈有意于漢者而欲納其忠焉是真可笑也已
由九錫豈不可作天子全忠凶燄薰灼此勢豈
可回而璨沮之宜其死也彧不從操雖與璨之
胥哀帝以禪位固自不同至于以危言取禍于
兒人之手則又略相似也余故曰曹公之殺彧
固已非矣彧之致死亦烏得為無罪哉夫天下
之惡名無甚于盜今有教人以穴墻揭篋之術
者及其盜而得之則不與之挈而往何哉蓋欲
以辭盜之名也彧為操謀主其取天下之大畫
皆出其智是嘗教之為盜者也及天下將定可
以攘取而有之矣乃始殭諫以為不可得非欲
以辭盜之名邪杜牧之之論如此是矣而曰又
況于非盜者乎此何說也蓋牧之之意以謂漢
室既不可復天下之豪傑亦無以出于操者則

為蒼生而請命非操不可或固當助操以成其
謀而不當逆操以殺其身也此特一偏之論耳
君子之大節不在是也說者又以謂東漢之士
尚節義威靈之亂漢祚綿延百有餘年而不絕
至于操起而圖之終其身而不敢取皆陳蕃李
膺之徒有以激之獨不知或之死也為與有力
焉嗚呼或雖死亦賢已哉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六

論五首

宇文融論

天下之禍必有所自起善論事者不當罪其成
禍之人而當罪其始禍之人是以成禍者其罪
小始禍者其罪大不可不辨也古人有言曰與
其蓄聚斂之臣也寧蓄盜臣人情豈固欲捨君
子之名而蒙盜臣之稱哉顧聚斂之臣本以逢
君之欲主意既合非特階以自售其身往往因
以致位卿相後之好進者遂指掊刻之計以為

宰相棣塗曰彼既以是而得之吾何憚而不爲哉由是知成禍者爲患于一時而始禍者產患于後世此始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大成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小也開元之初明皇以勵精之志奮然有爲于天下當是之時元老魁舊布列于朝人主猶知有所尊憚爲及太平既久淫侈日肆財用困竭國計艱短言利之臣得以用事明皇始相宇文融其後韋賢楊御名矜王鉷楊藏以濟橫賜卒使盜起兵興主遷蹕奪而不可救惜哉德宗繼肅代喪亂之後既相楊炎作兩稅法民力未及少紓而太常博士陳京請借商錢户部侍郎趙贊代杜祐行借錢令民不勝寬家若被盜至市人相率遮邏宰相雖市道皆咍之卒使憲宗剛不之恤逮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增私藏海内重困天子不免播遷之患至憲宗時皇甫鎛由聚斂幻剝爲宰相雖市道皆咍之卒使憲宗剛明果斷之資不克有終而其禍有甚于德宗焉是數子者皆操融之術躡融之踵以取融之位如探囊而得物則天下之禍吾固知其有所始

矣初明皇用融之策張說嘗數沮其謀融乃誣
告說罪帝發金吾兵圍其第幾不免殺自是利
說一開羣姦相繼而至矣至德宗之用裴延齡
也陸贄言延齡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帝
怒罷贄亦幾不免憲宗之時程异皇甫鎛以言
財賦幸俄得宰相裴度二上書言不可帝不納
其言用之不疑何明皇不信張說之言而用宇
文融德宗不信陸贄之言而用裴延齡憲宗不
信裴度之言而用皇甫鎛也蓋諛言利說易饜
主情而忠諫讜議難回惑聽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小人進則君子退其理然也憲宗即位嘗謂
宰相李吉甫曰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吉甫以陳
京趙贊之事告之帝憤然曰京與贊真賊臣憲
宗聞暴歛之禍首于賊臣未幾復相皇甫鎛豈
亦迫于國計不得已而然與乃知利說易以搖
其君雖明皇之事德宗之所聞德宗之事憲宗
之所聞而公然蹈其覆轍亟于亂亡而不悔也
唐自太宗之業廢于後世而取民之制日已滋
廣兩稅之外如鹽鐵轉運鑄錢括田榷利借商
進奉獻助靡所不至其取之可謂極矣其為報

亦酷焉當時聚歛掊克之人不可勝數而始作俑者蓋起于融後人見融以言利獲寵取相位皆翕然師之因以陷其君于危亡然則論天下之禍而誅其首禍之人非融而誰歟

救奢

自古人主苟非聖人未有不流于奢侈以縱其耳目之欲者究其禍亂之源蓋起于大禹而成于周公夫人臣之事君若禹之相舜周公之相成王可以為萬世法矣以謂迪人主以為奢侈其禍起于此者何也禹既平水土以奠九州之賦乃因其土地之所有以制其貢若元纁纖縞可以供幣帛之用貢之可也孤桐浮磬可以備禮樂之器貢之可也砮以為鏃楛以為矢可以禦敵貢之可也菁以為葅茅以束酒可以享神貢之可也至于青州之貢有怪石則玩好之用也徐州之貢有蠙珠則珍奇之物也荊州之貢有橘柚則飲食之美味也唐虞之君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以示天下之儉顧安用是為哉然則禹所以享其君與夫舜之所以受其享余固不可得而知之武王伐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西

旅遺奉獒之使獒犬未足為珍蠻夷歸命而受
其獻猶未甚損于聖德召公作書以戒其辭曰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武王賢聖豈貴異物而從禽獸者蓋之戒
所以丁寧反覆而不已者杜其源也周禮一書
之設官焉周公身為保傅務在格君心之非豈
不知玩好之物修性成德非人主所當留意而
設官以供其求是迪其君使從欲也豈大臣以
道事君之義後之為人臣者將為奇技淫巧以

蕩上心則必援大禹周公之說以藉口曰禹之
所以事君者若是周公之所以事君者亦若是
吾何憚而不為哉故曰宄其禍亂之源蓋起于
大禹而成于周公或曰禹周公非聖者與曰禹
周公聖人也聖人而猶若是者何哉蓋禹周公
以聖賢之主望其君而不敢以為傑紂期事之
也以人臣之禮事其上而不敢不以天下而奉
一人也故有虞舜成王以為之君有大禹周公
以為之臣則胡為而不可唐有天下更二十餘
帝方其即位之初未有不銳意于治者故嘗斥

怪珍之玩絶綺麗之服放宮中之嬪御罷四方之貢獻以足國用而收人心逮其終也則必麼其欲而後已夫太宗之憨儉出于天資猶且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求珍怪魏徵之陳十漸此居首焉況其它乎初帝問褚遂良舜造漆器諫者七十餘人此何足諫而遂良對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知救奢之道矣

正俗

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美惡未有不出于上之所化化之以正猶懼其有所不從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者也明王以孝理天下以躬行化之以謂愚者猶有所未喻頑者不可以處革于是又為賞伐以勸沮之故孝于家者表其宅里而爵之于朝一有不孝則屏徙遠鄉而刑之于市于是而猶有不孝者況短喪而不禁匿服而不罪又命群臣使不終喪是率天下而為不孝也天下之俗幾何而不奉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公卿達于庶人雖貴賤之勢異而哀戚之情則同今文武殊稱而喪服異制豈理也哉或曰聖人隨宜以制法權時而濟事至

于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焉可殉人情之細故而廢國家之大事乎曰是不然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謂晉人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初文公薨而未葬襄公內服以從戎晉于是始墨其後遂因以為俗焉春秋之惠晉伐秦師于是為急襄公權以大義而國遂喪于禮可不御乎名由變也夫一日縱敵數世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孔子曰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由是觀之雖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聖人之所不為也唐高祖劉亡隋之弊俗敦三代之高風詔文武官終喪可謂善矣太宗不能終父之志正觀六年侯君集起復八年長孫無忌起復十六年房元齡起復二十二年褚遂良起復而高祖之制遂不復行豈非是四五人者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歟是治亂安危有繫于此不得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謂為之也今以三年之

不爾也就使若是為人君者猶不當奪人之情
而強之政況不然乎謂一時之英主矣其奪喪
隆太平極治之業可謂太宗以聰明睿知之資而
以用人則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然則終唐之
世風俗之醇所以終有媿三代之盛者以其不
求正俗之本也與

稗官論

古之人君喜聞直言故其求言之路廣唯恐一
言之不聞也後世人君惡聞直言故其拒諫之
刑峻惟恐一言之上達也直言日聞于前則諂
諛之論不得入此天下所以獲治安之福直言
不得聞則諛諛之論日以浸潤國因以亂而不
可救二者利害相懸不啻如天地而人主有不
察焉殊不知古者廟堂之上君臣之間相與虞
歌以戒荒淫必在于治安無事之際當是之時
在庭有敢諫之士出納有喉舌之司而扆言無
或蔽于上矣猶以為未也則又詢衆庶之論考
芻蕘之言以稗吾之聽焉然而上下殊位貴賤
異勢畏威者或不敢言卑賤者或不得言則又
未必盡得天下之言也于是設敢諫之鼓立誹

謗之木以使之言焉猶以為未也則又命國史作詩以明得失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設采詩之官以察民之情則是求言之路可謂廣矣此三代之盛雖瞽矇猶得以箴規雖百工之賤猶得執藝事以諫況公卿大夫忠臣義士之賢者乎余嘗博采六藝百家之書以謂聖王求言之術殆盡于此矣其後讀西漢書見班固敘小說者家謂出于稗官說者謂稗米之細碎者而稗官以採摭細碎為職班固曰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亦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論也乃知賢君廣求言之路委曲如此唯恐其一言之或遺也前世求之如是其詳尚恐不得聞況末世殺忠臣以鉗天下之口設監謗以禁天下使不得言者乎稗官之設不知起于何代漢之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十三則疑此官自是而廢矣嗚呼先王設官分職可謂詳矣其微至于采荼葛驅鼃黽之事猶掌以官後世省官罷員有不可廢如稗官者猶以為不急而去之殊不知其官減而職廢天下之言日以壅塞而忠臣讜議寖不得聞

則其是所省者微而其為害也大矣夫雷霆之所擊莫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人主之威甚于雷霆而鎮服之勢重于萬鈞言者豈得不畏其摧折糜滅之患哉又況門庭之間遠于萬里非設官而授之職俾旁求而博採之猶恐不聞況廢而不設乎林之建此議可謂不思之甚也

五德

五行之理相為尅勝在陰陽有自然之義其為說雖聖人有不得而易也不幸遭五經殘滅之餘聖人不作九流並起陰陽災異之學一熾而諸儒各以臆說更相附會至使其事若可信而有足疑者此固不可以無辨說者謂黃帝得土德黃能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商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此為若可信者班固乃以共工氏以水德同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固說之陋夫人而得鄙之矣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諸侯并吞六國宮室燕遊之奉不足以厭其侈心又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靡不畢至民之勞獘有不能勝亡固可
蹻足待也高祖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于軹
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無所取還軍灞上以
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其與
也可謂有德矣然則漢以德與秦以暴滅天之
帝斬白帝受命之符則既已得天統矣然漢之
亡漢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于興議者乃以赤
初興庶事草創叔孫通略定禮儀而正朔服色
亦未遑暇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當
王德丞相張蒼明于律歷乃以漢水德明年黃
龍見成紀文帝乃拜臣為博士詔諸儒改服色
事而賈誼獻策亦以漢當土德至孝武時雖兒
寬之通經司馬遷之博洽猶循公孫實誼之說
不復有所改易獨劉向父子以謂帝出乎震故
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
神農皇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諸儒之
說何其紛紛邪夫以漢得一代所以王者三或
以為水或以為火或以為土彼蓋有所託而言
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于始

興之帝黃龍見于文命時安得以為土德此公孫臣之說為非也自包犧氏以五德相傳則秦以水德漢安得復以水乎此張蒼之說為非也以土制水于五行序為是然高祖始興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則漢當以火而不以土無可疑者此賈誼司馬遷之說為非也夏得木商得金周得火在三代無以母傳子之序周以火秦以水漢復以火在秦漢無周而復始之義此劉向父子之說為非也夫以賈誼司馬遷張蒼劉向之徒其博聞洽識皆千載之士也而謂其說卒

所可無取蓋亦不可要之後世定冥之學出于臆說苟稽諸聖而無可考焉雖略之可也乃若秦漢之所以存亡其理較然易知者且詳言之以為後世戒則亦烏乎而不可哉

策一首

擬廷試策一道 用紹興五年御題

問朕德菲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庭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盡精極慮樂為朕言之蓋聞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因自有道而措諸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于迹著在方冊昭乎其可觀也朕甚慕之趣自即位九年于茲思欲雪又兄之恥而復祖宗

之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為繆戾治効
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問者乃下發量之令
以擇吏而實才猶未顯也嚴科欽之禁以邮民
而實惠猶未孚也謹揀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
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物未甦兵勢未強此
治之所以未効也將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
建議之臣并欲考課以霧殿最省官以抑奉稍
刀役不足以供餽飴也為之屯戍營田以寬之
賦入不足以供調度也為之平準均輸以佐之
爵賞未立也為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為
之參府衛之制凡是數者合于古便于今乎其
或以為不然邪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
明四時序灾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
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
人之助矣夫何敵而不克何難而不濟興復大
業其庶幾乎子大夫用朕將有稽焉
此堯舜三代不易之道也臣獨以謂不然夫直
臣對臣聞人臣以直諫為忠人主以聽言為明
言以立忠臣之節固人臣之願也然言不貴直

而貴在可用言而不可用則言雖直適足以殺
其軀而已矣果何補于治哉善聽以納天下之
言固人主之職也然言不貴聽而貴在必行聽
而不能行則聽雖勤適足以眩惑其耳目而已
矣亦何補于治哉堯舜三代之際臣不自以為
忠而有言則期于必用君不自以為明而聽言
則期于必行是以君明臣良都俞賡歌于堂陛
之閒辭若緩而所以告戒之意甚切事若微而
所以虞禍之意甚深諫行于惟幄之閒而利及
于四海之外天下之人皆由之而不知也今陛
下冊士于廷躬勞聖問以求天下之言臣不知
陛下求天下之言將擇其可用者而行之乎抑
姑以示兼聽博詢以為天下之觀美而已邪臣
愚一介書生僻在田野郡太守部刺史不以臣
用然後知陛下之意不徒求其言言有可採蓋
將推而行之也臣固願効匹夫負薪之言少裨
不肖使得充職隨計在廷顧臣之愚陋豈足以
仰承大對然臣竊披聖問至其茂明之務適于
前旒黈纊之聽唯陛下擇焉臣伏讀聖策曰朕
德菲薄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

延豪俊咸造在廷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盡
精極慮樂為朕言之臣于此有以見陛下之好
言非特求之蓋將用之也恭惟聖朝臨軒策士
訪以當世之務所以圖大計而定國是達下情
而求民隱也然而國初以來沿襲舊制猶且試
以聲病之文兼以子史之論謂之三題當時固
有豪傑之士懷經濟之策而不得少伸其喙自
熙寧庚戌以來始變以策而直言敢諫之士相
繼傑出可謂善矣然而議者猶以三年策士以
來至言特有司奉行故事而已未聞取其言而

用之以布告中外使曉然知之曰朝廷之行某
事用某臣之言也是下有敢言之士而上有用
言之實矣今陛下以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
未獲而博延豪傑冀聞治道之要且使盡精極
慮樂為陛下言之則陛下之求賢豈止奉行故
事而已臣聞天下多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
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今天下可謂
多事矣此匹天之言得以自達之秋矣臣竊觀
周之成王承文武治安之後遭國家多難之時
商民未靖管蔡流言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危矣

成王以幼沖之資嗣無疆之服而勤勤求言常若不及故訪落嗣王朝于廟之詩也小毖嗣王謀于廟之詩也小毖嗣王求助之詩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又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曰閔予者哀痛懇惻以求之之辭也曰小子者謙抑自損以冀聞其言之詳也曰在疚曰集于蓼者告以病而且苦之辭也蓋人主之求言懇之切則言愈踈言愈踈則下之告上也情益至焉此禍難所以可平而太平所以可致也今陛下以遭家多難求濟未獲博延豪俊冀聞治道之要則可謂如成王之用心矣臣恐陛下求言未必如成王之切聽言未必如成王之速也使陛下果能竭成王求言之心體成王聽言之道博問以增其所未聞廣聽以求其所未逮雖太平之治可圖何止足陛下求濟未獲之心而已乎臣伏讀聖策曰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之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于迹故其成効著在方冊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甚慕之此

陛下至誠願治欲遠追唐虞三代以跨越漢唐之陋者也臣聞聖王之治有本有末及其成功也要在隨時而已堯以是道而傳之舜舜以是道而傳之禹禹以是道而傳之湯湯以是道而傳之文武周公此治之本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忠質文相救如循環此治之末也聖人端本于上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至于所以應時之務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亦視其時之如何爾臣嘗誦堯舜之治其載于書者甚簡至舜則申命九官以緝熙庶政流竄四凶以威服強梗巡守諸侯以觀省風俗其為治甚詳為非特二帝之治如此自唐虞而觀三代則唐虞建官不過于百夏商則倍之豈堯治簡而舜治詳唐虞官少而夏商官倍固相違異如此哉亦時為耳陛下道德廣大智慮淵深其于治道之要固已得之于心術之間矣宜其變通隨時不膠于迹而一時之治猶若未能與堯舜三代分路而揚鑣此陛下所以諄諄而慕之也昔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陛下與其遠慕

于前聖曷若近求諸心凡吾心術之所得者
亦前聖之所行也在陛下加以至誠不苟之心
濟以力行不倦之志去其儉薄邪佞之人抑其
歆羨不急之好度凡可以汩心術而害治道者
屏而去之然後推吾所得于前聖之書者而力
行之則是能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于寥〻千
載之後也顧不韙哉臣伏讀聖策曰越自即位
九年于茲思欲雪久冤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
夜祇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為繆戾治効闕然深
維其故不憚改作此又陛下內懷謙沖退託之
意外嚴恐懼修省之行忠欲廣大孝于天下嗣
歷服于無疆者也竊惟陛下躬行堯舜孝悌之
德踰文武憂勤之勞日夜念治而又不憚改作
宜其治道益隆海內益安可以柔遠而能邇可
以治人而事天可以偃武而修文可以制禮而
作樂方且自謂治効闕然深求其故而又不憚
改作臣謂陛下既有求治之意則又當深明乎
求治之術也陛下即位九年于茲左右輔弼之
人進而用者不知其幾也法度號令之施變而
更者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豈樂為是紛〻者哉

蓋將以求治安之効
及其本矣舜之九官皆終其身而官不徙成湯
之相得一伊尹而商治舉矣成王之相得一周
公而周治舉矣陛下
渝再歲方進而用旋復罷遣故前相之所用後
相之所行後相之所易人才之賢
否在所不問也政事之是非在所不問也而一
切變易之則陛下之用人可謂不專矣吏部銓
選之法百官由此以進退政治之廢興在此也
今有補授官漕至于累歲而為有力者奪而去
之敕令寬卹之書與天下更始四方之所取信
在此也今有天子詔旨猶掛牆壁而催科之吏
已徧墟落則陛下之號令可謂不一矣陛下專
心圖治不憚改作不知卿羣議如盤庚之遷都周
公征三監可也若止于如是而望治古之盛是
猶卻行而求前也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專輔相
任謹揀令之出使用而必可信令而必可從然
後御名守而力行之俟以不憚改作為勤哉臣又伏讀聖策見陛下以
歲月自然成功又何必
下銓量之令而真才未顯嚴科欲之禁而實惠

未孚謹揀練之法而
陛下之果有意于圖
方臬之相馬九方之
而謂之牡彼其所得
不在于驪黃牝牡之
羣為之一空漢高一
付以大將之任金日
與之言倚以腹心為
人在于心術之間殆
下下銓量之令而求
而求良馬且天下之
久矣陛下胡不論一
列于庶位則
夏真才而不出與昔
食曰請遺天下食遺
府庫有限安得而給
不奪民蠶則有衣今
實惠于民而益貧此
州縣無行法之吏也
陛下詔令溫厚每下
陛下之果有意于圖治功也人主之相士如九
方臬之相馬九方之相馬驪也而謂之黃牝也
而謂之牡彼其所得者在于精神心術之表而
不在于驪黃牝牡之間故寓目而顧則冀北之
羣為之一空漢高一見韓信未有尺寸之功而
付以大將之任金日磾韋馬過堂下武帝呼而
與之言倚以腹心為漢之忠臣乃知人主之知
人在于心術之間殆不可以言喻而事必舉陛
下下銓量之令而求真才是猶之按伯樂之圖
大人才之衆不可勝察也
相而任之使之旁招俊乂
才有不可勝用者矣何
憂真才而不出與昔齊桓公出遊見父老命之
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曰吾
府庫有限安得而給
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
不奪民蠶則有衣今
陛下嚴科斂之禁將以孚
實惠于民而益貧此
無它陛下有憂民之心而
州縣無行法之吏也
陛下詔令溫厚每下
陛下在田野與父老語咸謂
寬大之書未嘗無邮民之

意奈何州縣之吏恬不介意如急文移以斂既捐之租抑鄰里以償逋逃之賦民之輸粟一斛必取其倍謂之羨餘州縣差夫朝廷明禁而官吏公行謂之和雇若此類未易毛舉監司不問朝廷不知甚負陛下憂民之意也臣以謂嚴科斂之禁未足以惠民不若察州縣之吏誅其暴虐使不奪其時是開天下衣食之源也何憂實惠之未孚歟先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并以制軍賦而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大抵地方一里為井十為通十為成十為終

十為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方千里而六軍之制備矣當是之時民隱于農食足于賦兵有定員賦有定數又安有冗食之弊哉而且連帥比年以簡車卒正三年以簡徒羣牧五載以大簡車徒此兵所以皆精而食所以無冗也今天下之兵付以一二大將尺籍伍符漫不復省蓋未聞上功首虜差六級而下之吏削其爵者也遂使大將滋加繩約歲遣大臣簡閱車徒鬚髯先王之制為之誅賞則又何憂冗食籍以給食臣願陛下稍

之弊與臣又伏讀聖策以建議之臣欲考課以
覈殿最省官以抑俸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
準均輸以給調度以至定武功之等以立賞罰
叅府衛之制以明紀律求合于古而便于今者
顧臣之愚何足以知之臣聞唐虞之際聖明在
上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九官並任濟
濟相先而衆賢和于朝固無倖位之臣矣而九
載之間猶不志于黜陟成周之盛凡我有官君
子非學古入官之人則鄉舉賓興之士內之六
鄉分職率屬以倡九牧外則六服辟辟罔不承

德亦無倖位之臣矣而三年之間猶不廢于誅
賞則考課之法非不善也京房以謂帝王以功
舉賢則萬化成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欲創
考功課吏法然則法煩碎令上下相司而卒不
可用彼殊不知三代以直道而行則毀譽出于
公後世專任私情則毀譽出于口此考課之法
所以無益于實用也陛下果欲行之必得持公
心申直道清御名無私之人為陛下精覈其人則
可矣不然則法制雖密是未免于京房之弊也
設官所以治民官得其人則民受其利官非其

人則民被其擾平時瞑食民力富饒官非其人
固已不可至于兵盜之餘下不勝困宜撫以清
淨養以膏粱簡事以息其力薄斂以豐其財而
乃官吏增多胥徒浸盛大抵不過吏部銓曹欲
泄冗流而不知官多所以病民也漢光武以英
睿之資躬百戰之勞而得天下即位之初未皇
它事但聞首減內外四百餘縣而已意者其為
斯民息黥補劓莫此為急乎由是觀之陛下欲
省官以息民正今日之急務臣竊以謂欲省猥
多之員必先革冗官之弊欲革冗官之弊必先
清入仕之流清則官可省員可減矣不然則
驟而去之官必缺所怨必上聞非人之情也屯
戍營田之法昔人固嘗用之矣能使斂不增于
民而軍資以給得不謂之良法乎臣愚聞制而
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法雖良而推行
者未得其人不見其利也昔趙充國與漢宣帝
議屯田反覆二千言初上奏則曰臣所將吏士
月費粮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難久不解
徭役不息誠非素定廟堂之冊宣帝不從既而
又上奏曰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虜見萬人留屯爲必擒之計其歸德宜不久此
不戰自破之策也宣帝乃用充國計卒成破羌
之功夫以全盛之漢而備一方之寇其長慮却
顧猶且如此況我國家連年用兵食一歲不
知其幾而獨仰于常賦之出非計之得也曩者
朝廷講明屯田利病申飭有司耕墾廢田法非
不善今非不嚴而奉行者未必盡得其人一切
苟簡務應文書而已陛下誠欲得營田屯戍之
法必得其人如充國者然後可也昔者公儀子
之相魯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
而茹葵溫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又欲奪園
夫工女利乎董仲舒以謂夫子大夫者下民之
所視傚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
哉武帝用桑弘羊以取民利仲舒之言益有激
而云平準均輸之法與坐市區者爭什一之利
不得已而用之雖足以紓一時之急而未免後
世之譏也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貢賦之入山
澤之饒陸海縣郡不知其幾顧何求而不得臣
願陛下歲下漢文之詔使勸課農桑出入阡陌
者咸得其人則益敦本而國用自足何必區區

取漢唐之典法而行之爾至于武功之等府
下擇其可行者斷而行之凡臣所陳四策在陛
衛之制則臣嘗聞之矣初秦爵一級曰公士至
二十曰徹侯高祖既定天下分為十有七級班
固皆謂秦制以賞功勞此漢之定制也武帝元
朔六年始詔置武功賞以寵戰士其詔曰今大
將軍仍復克獲受爵賞而無所流貤其議為令
而有司請置武功賞夫
者人主之柄令也與以爵而使流貤則是無功
者可以買爵而天子之
柄下移于將帥矣臣不
知其可也武帝寵用衛
濫以至于此陛下定武功之等必先明將士之
功然後予以爵焉則足
之法不足為陛下用也
以厭天下之心矣漢武
周成于隋而備于唐虞
之制六衛曰胡曰驍騎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
已則復歸于京師是以
歸于天子而不在于諸
曰武曰屯曰禦曰侯皆
天下一道置府六百三
十四皆有名號關內三
府衛之制起于西魏後
有左右是為十二衛凡
衛將帥有事則出征事
兵重于內而輕于外權
侯陛下果欲參府衛之

法必先收諸將之權宿兵于內然後其制可得
而恭矣臣伏讀聖策曰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
欲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
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內外協心茲可
以占天人之助矣天何敢不克何難不濟興復
大業其庶幾乎臣聞天道至遠其視聽則甚近
人心至衆其好惡則甚同聖人知天道之甚近
也故欽承之而不敢忽面稽之而不敢背兢
然業業夕惕朝乾警懼唯恐貽譴于天而不可解
也天知聖人畏之者如此則其受人君之心亦
如是其至也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
動植遂性焉聖人知人心之甚同也則必因民
之性而不敢違順民之心而不敢逆一言一動
一念一慮唯恐不合乎民之情而致其所惡也
人知聖人順之者如此則其戴君而仰之亦如
是其至也是以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內
外協心焉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而膺千載
難逢之運上謹天戒下畏民言臣猶為陛下易
之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陛下克謹天戒

恐懼而不已則又將上同乎唐堯周文與天同德而無間焉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董仲舒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詩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陛下祗畏民言戒御名而不已則又將躋民于堯舜成周之域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陛下神潛智獨優入聖域則其所聞所知固已邁五帝而跨三主儻能尊所聞而行所知則堯舜周文之盛似不難到事在勉强而已矣然則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足為陛下道哉臣愚山林藪澤之士固不足以講明當世之務獨其所聞于古者如此意可以少攄涓塵之慮上裨日月之明困于無階不得上達今幸與韋布得望穆穆之清光于宸廷之下願効一鳴以伸昔志陛下始詔臣使盡精極慮以陳治道之要中策臣以當世之務且終以天人和同之事臣固以條陳其萬一矣然是三者在陛下皆優為之而臣所願于陛下者益聖學以廣帝王之業而略近效以收聖神之功也陛下越自即位九年于茲思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業似若亟于圖治上勤聖慮者臣

請以唐事明之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即位于靈武明年九月癸卯復京師壬子復東都其于尅復之効可謂神速矣然而肅宗賴將相之忠賢收成功于指顧而父子夫婦之間內無可稱君臣上下之際外無可述固不足多羨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臣願陛下體孔某必世之言遵羲易化成之道俟以歲月持以誠心將見陛下垂拱無為以底巍巍之治矣臣所謂略近効以收聖神之功者此也如此則何治之弗舉何患之弗除凡陛下博詢于多士者皆不足以勤聖心之慮矣臣願陛下擴天地包容之量恢聖神臨照之明恕臣之愚察臣之意毋謂臣言迂闊而不適于用實萬世無疆之休唯陛下察焉幸甚臣謹對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七

太倉稊米集卷第四十八

策問十四首

第一

問古之言治道者推三代自三代而下所可稱者莫盛于漢、之興也創業則有高帝守成則有文景奮然有以大興漢治者則莫若武宣至于元成雖無大功于漢亦無大惡于天下此六七君者皆不害其為賢明之主也然而高祖以勵群下是三主者其所尊用未嘗先于儒術也征伐定四方文帝以仁愛康庶俗宣帝以賞罰

在高帝時則有若蕭何在文帝時則有若周勃
在宣帝時則有若霍光是三人者其為相未嘗
資以學術也夫以未嘗用儒之主而輔以未嘗
學問之臣宜天下之治委靡而不振也而言漢
治者莫大于高帝莫盛於孝文莫明于孝宣此
何理邪武帝大興風化專意經術元帝知勸孝
宣以用儒而成帝壯好經書是三主者可謂知
以儒士為貴者也考其當時輔相之人在武帝
時則有若公孫汲在元帝時則有若康衡張禹
之徒是三人者可謂一時之儒宗也夫以尊尚
經術之主而用當世之大儒宜天下之治光明
盛大而不可掩也而言漢治者哀于孝武樂于
元成此又何理邪且人主之治亂輔相之賢否
最為國體之重不可不講諸君於此究之深矣
試論其所以然者願與聞之

第二

問有國則有兵有兵則有書兵之有書所以載
其戰陣之法攻守之計山川地形嶮阻之宜陰
陽吉凶逆順之理故智者用之可以料敵勇者
用之可以決勝良將用之可以取萬全中國用

之可以滅夷狄理之必然者也初穀城黃石出異書一編以授留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已而用之果能輔高帝并疆秦滅大楚魏武帝自作新書以授諸將當時征討者莫不以新書從事而用其書者輒勝不用則必敗嗚呼兵書之不可不用乃如是乎趙王使趙括代秦兵敗身死四十萬卒一日盡坑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霍去病之討匈奴也武帝欲教以孫吳兵法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專學古兵法田是觀之專用兵法者果可以取勝乎

謂兵法不可用邪則宋襄泓水之師衆敗而身喪虜琯陳濤之戰一日而軍盡覆乃用之而敗何也謂兵法不可專用也則李廣將軍簡易而軍幾沒于匈奴符堅不善用師而兵大衂于淝水乃不用而敗何也果然則果可用乎果不可用在於用與不用之間此又何也幸諸君詳言之

第三

問唐之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議者以謂崇

不勸天子求邊功而璟不賞邊臣其為相大略
如此夫以天子而求邊功是秦始皇漢武帝之
事固不當以此啟人主之欲至於將帥有功於
邊乃抑而不賞則將何以為激勸之術乎大抵
二相之論皆祖述漢儒而為之說者也何以知
其然哉昔陳湯矯制以伐郅支而康衡以謂秉
危徼幸生事于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馮奉
世矯制以伐莎車而蕭望之以謂要功萬里之
外為國生事漸不可長由是知崇璟之言固有
自矣彼獨不知衡雖以大儒居相位其實依違
阿意以保爵祿當是時石顯用事與湯有郤衡
非能為此論乃內畏石顯而陰陷之也宣帝時
為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義當臣之而望之使
其位在諸侯王上失中國夷狄尊卑之義虧損
漢德而又抑奉世之功未得為無過崇璟不深
求其故而專師其言甚矣方二虜殺辱漢
使以抗衡中國二子咸觝矯發諸國之兵不仰
斗粟不須寸刃傳而首闕廷不可謂無功於漢
而衡與望之刃加排沮使將士失望忠臣解體
何足為後世法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而終軍之論則又以謂不然則其為說果不然乎幸備論之

第四

問天下之才不生於山林藪澤之中則出於公卿貴戚之胄至於屠沽販鬻之賤降虜氓隸之人其間豈無賢才立大功名於天下者孰謂帝王之裔宗室之賢而無可委以大任者乎漢之興也劉章誅祿産以定亂劉向詆王鳳以諫君此皆傑然有功於社稷者至於楚元之好學東平之為善辟疆以議論著名於漢室劉輔以直言發跡于衰世若此類者甚衆皆不得大用於當時何也惟唐則不然高祖太宗之初如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其功名事業至與李靖相為低昂議者以謂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皆宣力四方顯〻為世英豪當時固未有大用者至明皇初相適之林甫自是登相位者至九人焉林甫姦邪幾喪唐室李程和柔在位録〻無所建明固不足道其餘皆以才稱職號為賢相庶幾乎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嗚呼由漢至是數百年間豈無一宗室可以為相者哉然則

漢之不用其說不過以謂不欲籠宗族以妨賢路而已至於田蚡實嬰王鳳梁冀之徒皆以庸人而處相位又豈無嫌於親戚貴戚之間哉如道宗孝恭之徒其征代之功忠孝之烈炳然可觀委以大寄誰曰不可彼九人者汗馬無英衛之勞輔冀鮮如伊霍之望而用之不宜疑其故何邪主上推仁愛以厚同姓確乎堯舜之用心矣諸君試按漢唐之得失而論之庶以仰裨聖慮之萬一

問天下之利不歸于民則歸于國不歸於國則歸於民二者未嘗不相為盛衰自古人君其始非不欲上不牽于國用下不蠹於民財而求必有其術勢不得已則必引用掊克之臣肆為聚一百年太宗之政固無媿於古矣明皇縱侈無度國計艱短始用宇文融楊國忠輩利說一開本一搖甚且必至於大亂而後已唐有天下垂斂之政雖僅足以紓其流莫禁至德宗時既相楊炎立兩稅法而陳度國計艱短始用宇文融楊國忠輩利說一開京趙贊用事民不勝寃家若被盜憲宗之初切

齒京贊指為賊臣未幾而皇甫鎛以句剝為宰相唐祚自是始衰焉至於劉晏第五禹珪亦一時財利之臣也觀其斡旋之方經理之術使用足於上而君無掊剋之名利出於下而民無愁嘆之苦當時之財亦不過取之於民耳非天降而地出也唐自兩稅之餘如鹽鐵茗酒括田借商羨餘獻助之類歷世所取不過於此顧所以用之有不同耳主上仁聖愛惜元元若保赤子而內焉故地之賦未復外焉討叛之兵未息今方大舉以夷醜虜則有司豈無調發之勞斯民豈無供億之費今欲使緡錢有羨溢之饒戶口絕流冗之患必有晏珪之策可施於今者二子之傳具在可考而知然區區已陳之迹有口者類能言之幸參酌古今之宜究民情之利病而為之策毋以紙上語為說也

第六

問昔趙奢之與田單論兵也單謂奢曰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從將軍必資十萬二十萬何也奢曰古者四海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

取古方國分而為七兵罷具數十萬食能支數
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秦何以三萬衆
攻之然則後世之用兵不可專於古之制也明
矣秦始皇之伐荊也問其將曰吾欲取荊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始皇壯信而以翦為怯信之出也荊
人入兩壁殺七都尉而敗秦軍而去其後卒用
翦策果虜荊王馮奉世之伐隴西羌也反虜三
萬法當倍用六萬人乃與萬二千人大為虜所
破後知其情而差人追敗走二將軍之料敵如此
何也樊噲欲以二千萬衆橫行匈奴季布以謂
可斬故李陵提勁卒不滿五千當單于數萬之
衆至於矢盡道窮以取陷敗蘇建亦以數千當
單于數萬之衆至于盡亡其軍幾不克死則兵
固有以少而取敗者矣謂以少擊衆非兵之利
則幼度以八千之衆而敗秦師百萬於淮肥李
藥師以步卒五千而當頡利十萬之衆以歸此
又何也今朝廷方欲大舉以平黠虜其於用兵
之大略在所當論試援古而言以應有司之問

問求賢所以任官設官所以治事然而官之所設有定員而吏之多寡無常數員多而吏不足則未免冗官之弊今朝廷之患正在官吏猥多而吏員有限是以闕一官則爭之者至數十人注一闕則待之者至六七歲從仕者居閑之日多而任事之日少仰祿者資費之用繁而俸廩之入薄借令二十而入官逮七十而致仕四十年之間不過四五更代而老矣其流安身無奔競之風選曹安得無賣官之吏貪墨之風日益滋長滯淹之才無以自援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焉議者欲救其弊不過曰清入仕之流以革其繁冗可也增州縣之吏以廣其任使可也而二者患之抑又甚焉何以言之昔劉祥道言唐之取士多濫入流者歲千四百又雜色入流未嘗沙汰會杜正倫亦以為言而抗政者憚改作且以勳戚仕無它門議遂格焉今欲稍加裁抑則必怨讟交興首議者將誰肯任其咎乎此其不可決矣建中初天下兵興民多貧困賦無所出杜佑建言其略以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自漢至唐未有不因征戰而省吏員者所

以救弊也今欲稍加增益則吏亦多而民重困此其不可又決矣二者皆以為不可則是救之終無術也而可乎諸君於此必有其說請試陳之

第八

問古語有之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路温舒以謂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温舒雖記秦吏尚存以諷宣帝之深文而吏亦真可畏哉韓安國梁之賢士也而辱於田甲周勃漢之大臣也而侵於獄吏況其餘乎由是觀之謂吏之不足畏者非也穆宗時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犯法咸謂公綽必誅犯贓者公綽曰贓吏犯法乂在姦吏亂法乂亡竟誅亂法者蓋法者治亂之所繫而吏玩之則民將無所措其手足此亂之所由起也誅之可不力哉令律之禁吏法非不嚴而其姦益甚何也夫舍刀筆之賤以趨功名之會有如漢之蕭何曹參唐之孫伏伽張元素之徒此希世有之不可多得姑欲少革前日之風使此曹唯三尺之是畏將何術而可乎願備陳之

第九

問有創業之主有守成之主有中興之主創業守成之主其成功難易昔人論之固已詳備矣至於中興之主雖撥亂反正持顛扶危號為一致而所遭之時不同則所成之功亦異不容於無辨也三代遠矣由漢而來在西京則有孝宣在東京則有光武在晉則有元帝在唐則有憲宗皆一時英睿有為主也然而漢之孝宣唐之憲宗則振墜緒于將亂之餘其為力也易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則紹大統于既絕之後其為力也難非特難易之辨如此摭其跡而論之則又有不同者矣孝宣之吏勵精憲宗之剛果皆能操握主權歸於獨斷其于治道固略相似也神爵五鳳之間未嘗遣一將出一兵能使單于內附稽首闕庭而元和之盛連年動衆僅能拓中國之故疆折捍將而臣之其功効之優劣固不待較而明也光武以漢宗發迹于南陽元帝以諸王龍翔于江左皆能使旒綴絕而復續大厦仆而復支可謂二代賢主也光武殄攘羣盜戡定禍亂曾不數年遂光漢業而元帝外不能翦

劉漢之逆虜內不能平王敦之跋扈使兩晉之業如是而止則其功效之優劣又不待較而明也四者之効其異若此何哉豈時有不同而然與勢有所迫而至于是與抑亦所採之術有或異與所以輔治者有善不善與是必有其說矣主上聖神文武度越前代遠甚而區區之問猶及于此者蓋考古驗今以鑒既往之失正今日朝廷汲汲於求言之意也其可忽諸

第十

問近世論禦戎者其說紛紛大抵不過三策分追將帥諸道並入蕩其巢穴使無遺種將以為吾中國萬世之利此上策也屯兵重鎮守其要害來則禦之去則勿擊此中策也重幣厚禮悅以甘言使命相銜歲無虛月姑以幸其不至此下策也曩者歲在丙午金胡入寇逮今十有餘年中間屢盟而輒叛倏往而復來朝廷知其不可結以誠信乃下親征之詔決意征討期在殄滅向所謂下策者固已置而不論矣于二者之計當審處其一而行之而議者猶有說焉以上策為是者皆曰提兵四出傳虜城下斬其名王

傳首藁街然後河陽北狩之憤可雪龜陰未復之田可歸矣議者乃曰不然王者之師貴萬金善用兵者知彼已今兼百萬之師入不測之虜豈無千里餽粮士有飢食之憂乎此殆書生好高之論耳不可用也以中策為是者皆曰遠戍以宿兵屯田而積穀名御擇良將堅壁而守是不勞師旅而坐獲禦戎之利也議者則又曰兵久而不戰武黷而不偃中原何日而可居豈不勞師費財困弊中國乎此殆鄙夫之常談不可用也世之所貴於儒者豈徒取其誦數而已謂其能通達國家之大體也願陳二者之策將孰從而可且以求至中之論至於不折一戟不亡一鏃而收不戰之功於萬里之外又豈無曾中之奇乎毋謂伐國不問仁人而不以告

第十二

問先世以農事為生民之本後世以農事為不急之務先世重農而敦本則國富民康而太平之治為可圖後世不救農之所繫顧不重哉為弊至於大亂而不可救農之所繫顧不重哉為

人君者非不知以勸農為先而徒有其名而無實曾不知古者勸農之術其責之甚專其篤之甚重其告戒之甚熟其勉勵之甚至何以知其如此舜命九官而稷居其一未聞其兼以他職也則其責之可謂專矣成王親率元后世子以勸于郊未聞其不屈于至尊也則其篤之可謂重矣漢文由代邸而即帝位二十三年之間勸農之詔無歲不下甚者歲至於再焉辭意誠到人為動心則其告戒之可謂熟矣三老賢能之求也孝悌德行之舉也而與力田同科則其勉勵之可謂至矣然則後之勸農者有一於是乎王上隆寬博愛屬意元元深察其弊蓋將有意于古焉而任是責者莫先於守宰奈何今世之吏狃于宿習安于苟簡不復從事於茲久矣故勸農之號雖已入銜而行春之車未嘗出境高談者指為俗吏之事好大者鄙為猥細之務膏粱之子菽麥未分一日出為民吏至有問襏襫為何物以穮蓘為戲事者彼又何足以上承明詔下為農師哉今欲州縣之吏皆究古事以不負朝廷委任之意如之何而可邪

問國之所以興者必有其道及其亡也則亦必有以取之矣然而禍固有出於人之所可憂亦有起於人之所不憂者往〻寖以至於大禍雖有智者不能救其危焉人君者烏可不察哉西漢始興鑒亡秦孤立之弊於是大封同姓疆域之廣至於周匝三垂天子自有纔十五郡尾大之勢實誼言之為之慟哭此其甚可憂者也而東西漢之亡不在於封建乃在於外戚東京自顯肅之後政在房闈孝和之政歸於竇氏孝安之政歸於鄧氏孝質之政歸於梁氏當是之時主幼而臣強國危如累卵此其甚可憂者也而東漢之亡不在於外戚而在於權臣西晉之亂宗族舉兵內相誅滅八王之亂自古未有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於諸王乃在於夷狄自晉氏滅於劉漢之後夷狄之勢日以盛強秦堅燕垂更立為帝區〻江左一隅左枝右梧日不暇給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於夷狄亦在於權臣唐之宦官建立八帝天子之尊至號門生此乃天下必亡之勢也及

其亡也不在於奄有乃在於蕃鎮五者之勢如此殆未易詰其所以然也將人君養天下之福以至于敗亡而遂不可救與抑亦衰微有漸雖有強且明之君而其大勢已去遂不可救與抑亦本君臣上下偷安歲月以至於斯與抑亦救敗誰為之臣而不能援其傾危之勢者又誰邪諸公皆博古之士議之熟矣幸條其所以然者而言之

第十三

問盜賊為良民之蠹雖甚治世所不能免自古帝王不恃吾能禦盜恃吾能禁盜而已禦盜者治之既興之後治之既興之後盜去而人已不勝其樂禁盜者銷於未然之前卒至於無盜之可禦則是豈足為治世之患哉漢之始興治尚清靜禁網最為疎闊天下亦以無事及武帝之治專任慘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至使天子命九卿衣繡衣持虎節發兵以興擊其甚至於作(沈)命之法而所在聚徒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由是知禦盜者昔人之所不取而

禁盜之為先也國家遭夷狄侵陵之患承兵革搶攘之餘四方羣盜乘間竊發破壞郡邑侵掠土疆動以萬計王師一出饋餉有千里之勞將士疲戰鬥之力而兇焰旁午不可勝誅將招以厚賞誘以高爵則又適足以產天下為盜之心今欲不煩干戈不勞廟筭俾嘯聚之盜雲散鳥駭復齒良民必有其術矣幸援古而詳言之以救今日之弊毋諱

第十四

問兩漢以來取士之法雖或不同大抵皆以言詞取人不若成周專意行實也至隋唐但用詞賦而聲律之學自是益嚴且賦之作肇於漢世昔人以謂古詩之流如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之徒皆以擅名一時然其拘於聲病對偶猶未甚也沈約始作四聲譜嘗曰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余獨得於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宋武嘗問周捨何謂四聲而捨對以天子聖哲則四聲亦略見於此也當時又有平頭半尾蜂腰鶴膝之語世號永明體大抵欲宮羽相慶低昂適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故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其學雖不純于古然亦自有妙處方今始草經義浮虛之弊稍復詩賦以取士則學者於聲律尤當用心敢問四聲譜可得聞其詳乎願併與其言而論之

劉子三首

劉子

乞旌表蘇庠劉

臣嘗觀漢之先武以英睿之資撥亂反正不數年而天下大定即位之初未遑它事唯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衆人聽之疑若急其所緩而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臣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采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煙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者朝廷束帛羔鴈屢賁其

門庠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
光寵於庠豈不大哉今既以是終殞於地下倘
不稍加甄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
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
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鄉夫聞其風者莫
不興起庶幾議者以謂庠能終始其節而不變
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
化之萬一也取進止

乞增太學員額劄子

臣聞京師者首善之地庠序者教化之原雖堯
舜三代之盛聖帝明王相繼而興未有不以為
先務之急者元帝之紹隆晉室王導首勸以興
崇太學當是之時庶事草創民未安堵猶且不
忘乎此況陛下以明聖之資隆盛大之業奕廢
刑措而民無勞怨禮制樂作而政極盈成曾不
數年之間而坐致太平下視晉元固萬〻不侔
日者建成均於國之南既立博士之員增養士
之額矣又親屈帝尊以為士子之勸可謂無媿
於堯舜三代之盛也臣竊見春秋之季當太學
試補諸生之日四方士子輻湊雲合不遠數千

里而來其慕道嚮風之意如此有司以拘於養士之數雖欲盡挽英豪置在賢關而不可得昔神宗皇帝初立太學下詔四方有仲尼旅人其從尚有三千之語陛下富有四海亦何惜增闢黌舍稍益士籍庶幾士無失職之歎而人有勸善之心是亦神考之志而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乞禁戢殺子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資際中興之運累歲以來年穀順成海內富庶向之流冗悉皆占籍而戶口丁壯日以增多亹亹乎其嚮於堯舜之治矣而臣聞之僻邑遐邦深山窮谷蚩蚩之民猶有狃於故習至于生子不育舉而棄之者常居其半保伍見而不以聞有司聞而不知罪非所以體陛下好生之德也臣愚伏望聖慈申戒有司州責之守縣責之令民有生子輒書之籍俾部使者歲終則較其多寡之數而為之殿最如是則民知所畏而不敢殺子吏知所畏而不敢慢令將見民數滋繁力耕者衆邦本固而社稷安陛下可以垂拱無為而坐視天民之阜矣豈不韙歟取進止

雜說十二首

卜者馬生

卜者馬生不知何許人少以卜自業日得百金以醉即閉肆謝客不復言人禍福餘亦無它長也每吉月輒冠拜於孔子之庭風雨則拜諸大門之外非有大故不渝也如是者不知其幾何時而人無知者生亦不以告人今年元夕城市燈火如星斗郡太守擁千騎遊於道夫子相宮在城南隅庭草繁茂路且荊棘頹簷敗壁人跡罕至忽有燭燎然明於殿中三夕不滅人莫知其所從來物色久之乃知其為卜師嗟乎學士大夫由吾夫子之道以取富貴利達至於為郡守縣令亦榮矣而有終三年足跡不一至吾夫子之庭者聞馬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湖陰女子

湖陰女子姓詹氏姿貌甚美年十七歲其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小兒自業號詹先生先生妻早亡女子與其兄事之甚謹先生貧甚食不足女子之色益自若閒佳售女工以給之嘗手抄古烈女傳每暮夜必熟誦數四而寢雖甚寒暑不

廢鄉人皆異之淮寇張遇聚黨寢多號一窠蜂
既屠池陽朝廷遣師追之賊計甚窘乃夜遁順
流復寇湖陰邑人皆亡先生泣謂女子曰吾老
矣死固無恨奈若何女子曰父獨何憂吾計久
已決今日豈得父子俱生耶頃之賊至梭劒欲
殺其父兄及將下女子前謂賊曰吾父貪且老
君意不在金帛但欲得我耳吾幸得執中帚以
遣之女子以手麾其父使急去翁無相念願善
奉君侯請釋父縛不然父子俱死無益也賊命
自保吾得為君侯妻死無恨矣賊契女行數里
過東市橋躍入水而死後數日其從兄夜夢女
子相別曰吾已活吾父兄吾即死来與兄決既
旦殊忽忽不樂其妻怪問其故乃告以女子之
言妻大驚曰吾夜夢小姑如平生亟來相別如
君言明日果有告以女子之死者嗚呼女子以
柔靜之姿當白刃在前於危疑倉卒之際乃能
從容說賊使之既全其父兄又能潔其身以死
其節可謂全矣其鄉之士有謂余言者以謂女
子平日好讀古烈女傳胷中微有古今便能作
此大丈夫事竊謂不然蓋其天資乃爾非學而

能也前世賢士大夫口誦古人之言而委身從
賊徼倖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之不若
乃為錄之以補國史之遺先生僑寓湖陰其名
字鄉里余未暇考以俟知者足之

病中雜記

政和間余客京師聞亳州民間有子十五餘歲
間數日輒輒出或暮夜不歸亦不言所之間之
則笑曰今日當行兩一日歸甚暮狀極疲薾已
而即熟睡甚母燭而視之則龍也後乃祖病背
疽甚苦以藥傳之良久遂平或問之子家甚貧
吾聞龍宮寶藏如山何不取以濟之曰昔吾盜
藥以療吾祖當受五百鐵杖王以我行孝得免
宮中法禁極嚴吾不敢也病中追記此事庶幾
其或有遇焉司仲因亦言昔有人父患背瘡者
君負火炭晝夜號呼其子泣於塗有道人昂然
而來曰子何憂之深也其子告之故道人曰子
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冀為蟲鳥所殘處即以
手去矢取其下土節以傳之乃如其言用之立
愈曰子乃冰著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初余疾
益甚懵憒彌日兒子槃曰我當告司仲因治余

大怒曰平日不聞其能此子何名曰意其必能已而果然此雖不如二事顯著然而若有使之者亦異矣夫

六七年前余嘗病此宗室彥符以方見授且云善惡諸瘡無藥可治者皆能治之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偶患詐腮命昭應宮道士贊能治之取赤小豆四十九粒呪之雜它藥為末傅之而愈時中貴任承亮在傍見之後十餘歲承亮自患惡瘡瀕死尚書郎傅求以藥傅之立愈問其方乃赤小豆耳承亮始悟道士之呪乃神其術也

它日有僧惠文患發背狀如爛瓜用此傅之亦愈後承亮沿官過豫章章人有患脇疽者幾達五臟醫者治之甚捷承亮問曰公何為用赤小豆邪醫者大驚再拜謝曰吾用此活三十口願勿復言其妙如此余去歲終始用之其效若神隣家有乳婢腹疽用之亦効今年初亦用之久而益甚因記去歲余病寒熱幾終歲百發治之不差醫僧善應用四物湯加柴胡三飲而止善應因謂余言昔有士人病瘡數歲者因道過華陀廟作書問之以謂使余病不可為當明以

告我可活願授一方夜夢神人告之以此今年夏余復苦此用之殊不効服半夏輒愈乃知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皆偶合耳不然則是良將無敗兵良醫無死漢矣世豈有是理也哉

南方醫者為余言螳蜋真丹能療驚風其法於立冬前取螳蜋一枚雄者和白麪裹之用文武火煆成灰候冷以井水滌去灰滓灰滓既盡丹自見兒有疾則投之疾當立愈丹可收數年雖遇黃梅不壞蓋與金丹無異此又不知何理也

讀詩讞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鞫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附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槩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初東坡以湖州謝表獲罪于朝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輩交章力詆皆以公愚美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誅賞以勵天下于是始有

殺公之意焉　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斷之資回
群議于恂：中賴以不死余頃年嘗見章丞相
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言極
諫科擢為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為一代之寶
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諫言而
惡訐直也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群言論元死獨
神廟惜其才不忍大戮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
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
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蓋義理人心所同初豈
有異特論事有不合耳

讀真誥

神仙不可驟得唯積行累功有陰德于人者乃
可馴致故真誥言諸有英雄之才誅暴禁亂拓
平九州建號帝王者永無進仙之期坐殺伐積
酷害生尤多故也具有若此者既死之後必受
書于三官四輔或為五帝上相或為四明公寶
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且言秦始王今為北
帝上相漢高祖今為南明公寶友魏武帝今為
北君太傳蜀先主為河北侯晉宣帝為四明公
寶友而周文王亦為西明公周武王為鬼官北

斗君皆為上世帝王不得為神仙者大神仙記人功行不差毫釐而令乃善惡同區無有差別文王視民如傷仁霑朽骨不過為西明公秦始皇以暴虐吞噬海宇魏武帝以篡逆賊虐賢智猶得為北帝上相北君太傅此何理邪以其人之言文王之仁固已優入神仙之域而秦魏二王當作長蛇豐豕耳豈得復為五帝上相使總理死生乎又別論五條以至忠至孝至貞至廉之人或一百四十年或二百八十年為一階從此以漸得補仙官其有上聖之德者反受三官

書後二千四百年才得為中仙其言太率無倫可不攻而破嗚呼陶弘景何人哉乃敢妄立異論以欺世俗如此耶

讀兖公集

歐陽少師以閻門疑似之事受謗于時朝廷置獄窮治無狀事始辨白猶坐財物不明出知滁州及為執政臺官蔣之奇復用錢明逸前章再有彈奏公力請于朝云得自彭思永思永又云切朝奏累詰之奇但云若此未足以少伸矣公言無實狀是曖昧之事無實狀是曖昧之

之章猶且十上而不已議者為之少貶焉夫以
公之誠確端亮操行如雪霜雖神明自應畏之
但黑白大明頗為邪佞所疾小人因中以無實
不根之語蔣公賢者初豈有意于此身為臺諫
既有所聞義不當默耳故世謂蔣公當言歐公
不當辯此最為至論昔人有見誣以盜嫂者曰
我乃無兄安得嫂正當作是語耳古語有之衆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身修謗豈唯不可止哉
蓋亦不可辯也公所上章載克公別集、二十
卷出汝陰王性之家

記中山武臣啟語

蘇內相開幕府在中山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
事來獻內相得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公問李
姑谿何者最為佳白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
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公曰非
君誰識之者姑谿因笑謂公曰視此郎眉宇間
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公曰使其果然固亦
具眼矣即為具台之興語甚歡一府皆驚絶興
已未三月二十有七日獨坐靜寄偶追憶姑谿
語乃録之

言窮箴

南方之豪屋有二喙一鳴其凶一告其社他日梟鳴而牛生其犢鵲噪而婦喪其子主人曰嘻是福福之無憑則將安用乎此射以一矢而二鳥俱斃言無好莠均已之累古人有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祝呶以害其生者又烏知默之為貴耶

答田券示徐伯遠

僕行年幾六十老稚逾百指初無尺寸之田常仰食于它人蓋世未有貧于此者因郡徐侯伯遠慨然見憐割膏腴之地五十畝分播種之穀三秤且約今年秋熟為耕種計日收此可以為田券也（伯遠來書其語如此）初伯遠約以春耕而僕無牛市一牛須百千固嘗經營之矣迄無一人肯哀王孫者遂復中輟今田券鼎來勢難自已伯遠既作捨田檀越小子更當緣化一牛輒戲作一疏云浦團禪杖此身已作在家僧稚子老妻從頭要說無生話但愁枵腹未有置錐誰謂故人肯分膏壤既有良田之半頃更須大武之一元伏願萬石豪家千畝大族輟此谷量之衆不勞鼎

食之餘倘金諾之肯垂知火耕之可老何須賣
鈿便可掛書舂雨綠簑歌老翁之長日夕陽橫
笛臥牧叟之歸塗感君不世之恩助我歸田之
計使僕果遂此心則吾伯遠之賜亦大矣姑錄
此以作別後一笑且以荅田舂之勤也紹興丙
辰浴佛後一日

讀明道實錄示關關子東

太學正關子東見和苦筍詩攜以相過且相戒
非老人所當嗜因論張石史明道實錄中載內
侍張茂則與王晳龍圖劉九祕監諸人皆以食
少強健無疾各年八十餘卒吁子東之愛我可
謂厚矣哉然而老人血氣既衰賴飲食以資養
要須適中乃可文潛謂張茂則每食不過粗飯
一醆許王龍圖食包子至二三枚乃止此與辟
穀相去一間耳安能為老者助康將軍飯斗粟
肉十斤卒老于趙本朝張齊賢終燕飲唉合一
大桶亦以壽終頃時韓宗直大夫唉饅頭不用
食器唯取籠就食之至庖人云大夫唉饅頭幾
籠矣時人號韓饅頭當為當塗太守是時年已
七十餘鬚髮如雪霜而健唉不衰二者可謂過

興不及也某年十三四歲時當元祐八九年張
右史守宣城已若風痺唯好食蟹每食取黃與
肉實之杯中往往一食兩巨杯酒不饜親舊有
以書勸之者荅云酒逢秋而方濃蟹得霜而正
肥日與賓客共之鬪一不可又作食蟹詩謂本
草言蟹能愈風而俗云動風乃有書生自信書
嘗飢年來身益老口愈衆早食得一肉或一魚
暮則飯蔬病在飢不在飽也今乃貽我以右史
之語適相契合僕復恐子東信是說而節之太
過非所以為衛生之計乃書此以告焉聊以
為一笑也紹興甲子夏五月十有八日宣城周
某書

太倉稊米集卷第五十

雜說十三首

為張子房招四皓書

漢留侯張良謹再拜奉書商山四老人足下良以布衣亾隸身無汗馬血刃之功徒以口舌奸說位列侯封萬戶今秦滅楚亾天下大定而僕寵厚祿豐無以塞責卻穀不食行已閱歲於天下大計深慮不復敢効其愚議者讓僕曩與主上俱奮草野崎嶇百戰之中足下言入則聽諫行如流身不親矢石語不下堂幃而所攻必破

所嚮必歸是足下之功獨高于衆人也至于脫羈旅艱難之苦享天下尊高之位使足下保全節于當年垂美名于後世則所以報足下者亦云厚矣乃四海既寧之後亡者歸叛者服而禍起于宮墻變生于肘腋乃欲坐視不救使反掌之間治亂顛倒得不為天下笑乎僕今敢布懇悃之情以自列于數君子誠以情有所激勢有所迫而事有不得已也幸足下留意于僕使得借重于一言也夫以足下抗志希夷隱身遐曠而天下莫不仰其高雖巢由不足以並名夷齊不足以擬節是以年愈多而名益芳身不試而業甚茂公固無求于世僕亦何所進說于左右乎然良嘗聞道不足以立已者不可謂義愛不足以周物者不可謂仁權不足以適進退之宜者不可謂智以足下之全德豈亦有意于為義而無意于仁且智乎方秦氏暴强魚肉四海百姓銜寃飲泣無告始皇帝恐天下陰有議已于是姍笑詩書坑戮儒士鉗錮忠臣遠辱黎老以消沮豪傑當是之時智者卷舌而不言賢者褁足而不入足下方辭粟為高茹芝為樂其計得

矣今皇帝勇冠百工功施天地躬湯武仁義之兵而海內平蹈堯舜好賢之轍而天下服大度豁達禁網闊疎期與天下更始號為千載一時足下不能駕安車植鳩杖幡然而起以觀盛時竊為足下不取也況治亂之源在朝廷宗社之本繫太子太子安則群心悅太子危則羣心憂何則廢立之際安危繫焉其勢然也今皇嗣既立仁孝聞于天下日者主上迫于言中之議將謀易置舉世皇懼危不自安皆曰商山有四老人者陛下之所願見而不得屢聘而不至其取信于時甚重老人一出上必大驚且謂太子以未施之仁未言之信而能屈其所願見而不得友其所屢聘而不至決非偶然者因從容為上言之則太子之事濟矣聞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執禮甚恭書辭極謹宜老人之一來上以安宗社之靈下以慰元元之望使陛下有貴老之稱而無拒諫之惡足下之名亦炳然不可復沒矣君其鄙長沮桀溺耦耕遁世之跡慕伯夷太公二老歸周之義出而一言使天下安于磐石國勢重于九鼎然後振衣而歸及乎林壑

以配廣成之遊齡而追王喬之逸軌不亦善乎
良也將操几杖而從之以望拜乎床下足下其
毋忽為幸甚不宣良頓首

鼠視說

余齋宿更舍負日簷前有鼠晝游徘徊墻下顧
影掉尾旁若無人度甚與人相去不逮六七尺
熟視久之傲而不去余固疑其病而癡徐而少
進又不去已而又少進則駭而逝矣度其相去
僅在四五尺間也言鼠目不能視三寸亦已甚
矣其實不過三四尺耳三寸云者所以甚言其
短也夫鼠黠猾而多貪猫喘弱而好殺二惡能
相制而不能相賢若其輕捷而善走則猫與鼠
固相似也然而鼠窟則緣屋二者皆猫所不能
制而鼠之遇猫鮮有脫者豈非以其視不能遠
雖欲避而不可得乎小人之嗜利其地則忽焉
貪如鼠甚巧于周身則如鼠之有穴也其敏于
避禍則如鼠之善走也至其遇敵遭變一敗塗
地則忽焉不保腰領當是之時猫亦得而扼其
頭況于虎乎嗟夫使鼠不短于視則猫雖好殺
而不能搤使小人而不短于智則賢者雖

惡之獨奈何哉故怙富貴者可以卜千載而不知鼎鑊刀鋸之在前曾下遠三尺小人而不知吾鼠視之說可也苟知之其誰得而制之哉

劉高尚傳

高尚處士者濱州安定人也姓劉氏家世為農處士生九歲食而不肉後稍不言問以事則書而對其為語初若不易知已而輒驗家人甚異之為築別室以居久之益尊其言以為神聲聞京師　徽宗皇帝三使人往聘之竟辭以疾不奉詔宣和間朝廷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聚其徒且因以其號為名焉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先生守為具安車以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肆掠千里先生至棣〻人喜其來太守為掃郵傳以舍之供帳甚具先生見之笑而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有持金帛攜室家以就其廬者往〻笑之既而虜騎大至城且蹈人之死于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先生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嗚呼其亦異矣哉曩余在京師時聞其事甚著復二十餘

年官錢塘始識左從事郎王復字興周東平人
嘗與先生之弟遊得其事甚詳為余言之如此
其後濡須人王之道彦猷知余得先生之事于
興周乃謂余曰子固知先生之言也先生之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
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
世余謂彦猷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
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為世俗言語文章者
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
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其禍有甚于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
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爲斧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
而取民財雖危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
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
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
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
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
死不于刑則死于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洪
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
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

取尊位而入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于以梃與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是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而誤則其禍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牓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乎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某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之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間矣

辛未雜書

南徐張伯真嘗謂余曰子知卜者之有魏紳乎僕曰余不知也曰紳有異書知人死生禍福若神盍往問之余使人邀之紳辭以暮請以詰朝

何書而往書至盡發其篋得三百餘帙羅而置之坐隅徐曰子當以平生之大事問我余默禱以二事占之紳執蓍而筮卦遇蒙命童子取某帙揭而視之則有男子之柩焉衰者撫棺而泣蓋歲在戊戌之秋余以是歲有先子之喪也僕又默而禱紳復執蓍而筮卦遇損命童子取某帙揭而視之則有女子之柩焉衰者杖而泣蓋歲在庚子之春余以是歲有母氏之喪也僕于是驚而言曰往者其驗若神來者獨不可得而知之乎紳曰當為子筮已而告我曰某日有某事某月得某物閱二歲而無一驗者吁亦可怪矣哉客問僕何為而然僕曰昔柳子厚說天台道士王遠知能知人死生禍福號為深于易者嘗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于庭雷電大至火光入戶煙霧中有老人問遠知子所注書何在上帝命六丁下取言未絕口青衣六人已執書而立且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衡玉笈金科祕藏之都子何者輒混藏緗帙余以是知天事之不可泄如此然則紳之書可傳于世而不為六丁取將其不神為可知矣世之昧昧者方且

焚香齋心再拜稽首而問禍福于神亦可笑矣

雜書

余為兒童時家有真珠雞羽毛皆淺紅間以白點圓細如珠故號真珠雞出隴蜀荊楚間春月天色暄妍睥睨旁無有人輒振翮出錦繡垂領下紅綠間錯成文狀如方幅或綰結如綬帶聞人足音旋復收去嘗陰伺之蓋非于出吻喙間似是其喜氣凝結而成即而視之不知其處嗟乎雞之有文唯恐人知人之有文唯恐人之不知孰謂人而反有愧于雞乎

鳥有白衣而翛尾者其潔如玉人謂之白練帶以其尾而得名也江南人謂之紙錢鳥見者必唾避號為不祥以故不為人所珍玩余嘗謂鳥曰其身人或惡之人白其德幾何而不遭誣衊之辱耶昔人有言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信哉斯言乎

辨讀來生書

有一老人年垂八十誦書不止或問之曰先生年高何自苦如此曰余讀來生書也余嘗戲之曰君昨日所誦書今日盡能記乎曰不能也余

曰昨日書猶不能記而況來生乎老人不說已而嘗語人曰人之所以死而常存者必其神靈不昧如百鍊精鋼愈久益明若生為膺儒則死作閻鬼雖唇腐齒落何補來世于是儒者聞余言皆以為然佛者聞余言亦皆以為然蓋余之所論者理也

書座右屏

姑息似仁訐直似義大佞或以為禮大姦或以為智小人視之一毫髮比君子視之天之與地審處于兩者之間著其誠而去其偽外以是而觀人內以是而參已勉強而行之是謂盛德之君子

客語

荊州都別駕見過因論佛果禪師在成都時一病逾年著留黃艾至千餘壯呼羽流作醮七晝夜而死都公云曾子敬手足易簀而終孔北海受制曹公以語言殺身管寧居海上三十年終曹公之世不至中原此皆吾曹中有定力者使如佛果輩聞世間有此奇特事未必不內自媿耳肓眼士大夫知有佛之徒而不知我輩中自

有人大可笑者吾愛其語可書因為錄之

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讎郡先生文至渡淮至新息曉聞驢鳴呼婦兒起聽喜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見蝲蛑東坡之聞鐸初何以異因思頃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茫羣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中不知身之在何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閒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便人幾欲屑涕然後知二三公之所感為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為之休戚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唯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彼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我兩忘然于此亦其殆庶幾焉

蔡君謨石橋記規摹魯公中興頌東坡醉翁亭記規摹魯公離堆記凡有眼睛者知其如此大抵君謨大字及行書小楷蠶頭鸞尾外方內圓無一點一畫不似處而東坡出沒變化風流韻

度自成一家傻芳自是分矣余不解書而論書
譬如不解飲人說酒雖說得近似而飲流未必
以為是然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可欺哉甲戌
秋七月客有謂蘇子書無法者乃為書此以解
嘲也

麝為天下至香之物久而欲壞則香必歇急取
瀹器藏之香復如初蓋麝生臍腹間瀹之所自
出也二氣以類相應乃復香耳神奇化為臭腐
臭腐復化為神奇顧何常之有哉然則閨中竊
香之士海上逐臭之夫二者未知其孰賢當有
識者能解此余不能也

騶虞解

騶虞一篇其詩辭與序義相合坦然明白而諸
儒各出己意更相附會使其辭旨不明至不可
曉甚可怪也詩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葭壹發五
豝壹發五豝縱豝縱野
生非人所種植其長猶且茁壯則以見草木之
靡不生殖也又曰一
處非人所養養猶且
鳥獸之靡不衆多也
之義見矣每章必
曰于嗟乎騶虞者騶虞獸名

其為物不食生物不踐生草有仁之德焉古者
因四時之田以習武事後世則馳騁田獵以暴
殄天物其為不仁孰大于是今也蒐田以時將
以教民戰而志不在于得禽獸則豈無愛物之
心哉故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也舉此則序所
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之義見矣一發五豝鄭
氏謂虞人翼五獸以待君射而君不盡取唯取
其一所以見其仁其說不然夫國君之田不掩
羣田則逐獸而射之苟命虞人驅五獸以待
君射使君仁則取其一不仁則將盡取之其為
害也亦多矣烏得謂之仁乎騶虞之為獸其說
舊矣至漢實誼則謂騶為文王之囿名虞乃司
獸之官也不知誼何以得此歐陽氏又從而取
之公嘗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辭于此反有所
取不知其何理也

序十首

毛詩解義序

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于詩當時問答之辭見于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于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告其子其言之詳至再至三而不已者豈非詩之為經也誦其辭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可以羣通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自此始焉然而登孔子之

門者其使徒三千以言詩見取于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于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始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它蓋未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如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自首不能窺其奥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之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賤隷閨門婦女之口類皆託於鳥獸草木以吟詠其情性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于聖人之旨非是而刪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為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也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明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意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為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出於無邪則誠之至非誠之至也亦烏能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唯孔子能知詩之
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而子夏
言禮後於質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
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于詩之義何以
知亂與質相為先後質與學相為終始故曰唯
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
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
志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唯孟子能知詩之
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於
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
漢興唯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為之訓其後鄭氏
為之箋孔氏為之疏而詩之學興焉然而是數
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
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
武帝崇尚儒術始變亡高祖馬上之風宰臣多用
儒生元成以來長于詩者首推康衢蕭望之之
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
矣荀卿號為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時

取詩人之辭以詮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
比古人之學最為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
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
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于此可不 御名 哉
諸君子有意于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
為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為戒焉
則庶乎其有得也

古今諸家樂府序

世之言樂府者知其起于漢魏盛于晉宋成于
唐而不知其源實肇于虞舜之時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及
益稷篇敘舜與皐陶賡歌之辭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則歌詩之作自是而興至孔子刪詩定書
取三百六篇當時燕饗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
之樂府蓋起于此而議者以謂自漢高祖作大
風歌使沛中小兒和而歌之乃有樂府是不然
雉朝飛者齊宣王時牻木子之所作也薤露歌
者田橫死而門人作此歌以蒿橫也秋胡行者
秋胡子之妻死後人哀而作焉秋胡子魯人也

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而其妻哭之哀植亦齊人也凡此之類不一皆見于春秋戰國之時則其來遠矣魏晉宋歷唐而其作益多後人之協者十八九此蓋不可得而考者余不復論獨恨其歷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樂也則變為淫言流為褻語大抵以艷麗之詞更相祖述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聞無復有補於世教陳后主時東海徐陵序玉臺新詠十卷謂之艷歌詞肆幎慔之言瀆君臣之分此為害教之大者至于古人規箴誨刺之意傷令思古之作與夫感創時物紀述節義使後人歌詠其言而有悲愁感慨之意則為之掃地矣然而歌辭之麗如梁簡文陳叔寶輩皆以風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閨房脂澤之氣婉而深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至唐而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嘗評諸家之作以謂李大白最高而微短于韻王建善諷而未能脫俗孟東野近古而意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唯張文昌兼諸家之善妙絕古今近出張石史酷嗜其作亦頗通真頃余嘗見其輸麥

行自題其尾云此篇初張文昌而語差繁則知其刻籍之意蓋甚篤而樂府亦自是為之反魂矣因集古今之作如古樂府所載及諸公文集中有之及文選玉臺文粹之類悉編次成書為三十卷謂之古今諸家樂府至于事之本源時之廢興有不同者吳競言之詳矣此不復考焉

送王次卿之浙西序

吾友王次卿少年以文鳴喜作詩飲酒頗不事生產歲三十而未有婦常以琴自娛曲終而僕戲之曰此豈雉朝飛乎次卿笑而止一日過余家而告余曰子將遊梁吾亦自是而之武林矣余問其故次卿復笑曰吾將逆婦於杭聊以解吾子嘲子盍贈我以言乎余因告之曰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火思嗣親也婚之為禮其亦重矣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所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今子三十而嗣未立先大夫之基木拱矣而家無冢婦以供四時之祭宜子有是行也吾聞子之外氏家錢塘子之妻因外氏之黨而為之子之季父不能挽子而留之子又無兄弟婣妹以同居處萬一使子之婦家欲贅子

而留之子之外氏思先夫人而不忍其去則子孰不得歸令年生一兒明年植一產其不寢而為吳人幾希矣子盍反而思之見異鄉之草木則必懷桑梓之念聞吳兒之野哭則必思歸耕于斥墓令龜筮協從鳳凰和鳴歸就故廬作家廟器服採蘋蘩之菜釀黍稷之蘋以舉春秋之祀事豈不樂哉次鄉曰唯敬聞命矣於其行也乃書以贈之

溪堂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為小技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定分惟能者得之唐之文士班、詞藻精至妙絶一世者非無其人而責以君子之行或鮮焉雖高才如柳子厚劉夢得元微之之流皆附非其人進不以正例蒙譟進浮薄之機其它固所不論也求文章操行兼修並立如韓退之白樂天輩且未易得況立節明義于刀鋸鼎鑊之下不吝一死以負其平生顧不難哉吾友王次卿好學喜文尤長于詩其為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汹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為人似其為詩平居言笑樂易與人和柔

未嘗一失顏色而其涇渭黑白自有胷次不肯
略借毫髮于人建炎三年虜騎大入建康失守
諸將自潰寇鈔郡邑次鄉與余皆攜家夜竄山
谷不逾月寇至涇次鄉與余相失全家為
賊所得會郡有檄招撫倉皇與余相失全家為
欲微刺其意命次鄉草書口授其意頗不自下
次鄉高目奮髯謂賊言吾知有死爾不忍為賊
作賤也遂被害而死嗚呼次鄉其可謂仁者之
勇矣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次
鄉有焉又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僕有焉次鄉與余同里與
之為兒童交今四十年其嗜好趣尚無一不同
獨文采標置皆所不逮嘗竊自愧今其死也又
能以節自名僕雖生猒如九泉下人矣雖然
次鄉之死人將曰周子有友如此則僕亦有榮
耀焉夫復何恨紹興七年秋九月學佛者宗毅
出其遺編以示僕得詩若干文若干摠三百七
十有九首俾余而藏之以俟知者傳焉毅少學
詩于次鄉蓋可與言此者乃涕泣而為之文因
以授之云

送詹伯尹之大梁序

政和六年春鄉大夫舉進士于禮部得四人焉吾友詹友端伯尹蓋居其首伯尹才高而氣豪勇于義而健于文以此名聞江左籍〻有聲于士大夫間皆以國士稱之吾聞其家世有人物伯尹之祖姑讀書能文議論如烈大夫歸為青社李侯大夫之妻當時樞密蔡公之夫人主聞其知書數與之語二夫人論說古今亹〻不倦樞密公從旁竊聽出語客曰方酒酣談兵論兩漢取天下客皆異之某之外祖母詹氏嘗以是語先妣先妣以是告某且言伯尹之祖亦以豪傑聞惜其爵位不顯名不稱其實施不盡其才而終焉乃知詹氏之家為不乏人雖其女子猶爾況佳子弟乎今伯尹早以文鳴將自是以取富貴而大其門戶如探物而取諸懷宜無難者則亦安知造物之與人不吝于其始而侈于其後乎又況水之渟滀既深則流必長木之盤據既大則枝必茂詹氏之書種藝之久矣其亦有秋當在今日則又宜無難者伯尹早喪先大夫時方童稚太夫人育而教之今用有成繫太夫

人是賴嫺居三十年歷險阻艱難之日益已久矣造物者豈得不以此而報之耶吾將拭目以望子于雲霄願子努力善自愛也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序

姑溪三昧序

簡牘者文章翰墨之餘世人往往以為不切于事未嘗經意此亦士大夫一病彼殆不知詞采風流形于筆札便是述文章一家事爾豈或有異哉往時蘇內相嘗謂姑溪老人得簡牘三昧余為兒曹時聞此語心欣然慕之願得一見不意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政和四年秋七月始見公于姑孰謁入頃之乃出坐未即席顧謂僕曰子慕元德秀之為人邪魯山文章事業無見于後世而盛德高行乃與顏閔爭輝已而誦余所贊之文一見以為可教而與之進焉為留十日而後辭以歸每見其作帖詞汗如流伸紙几上速筆二有聲如蠶食葉須臾滿紙此豈人力所能到哉是真三昧手也自是無十日不通書公極低樹管微欹側運指甚

亦不倦酬報後三年而公亡襄箧中所藏得兩
牛腰又數年金戎渡江避地山中為亂兵所焚
今所餘無幾矣先是
書求之不報方且以為恨而湖陰韋君漪偶以
巨編見借一日帖雖不復見其所與而所得亦
已富矣因手抄成書以藏之余以為昔人以書
相見稱于時者固亦有之陳孟公雖號一時敏
妙而其詞致精絶風味不可喜未必能仿佛于此
至于韋郎公之五采成雲雖見慕當時似亦無
足稱者然則由漢以来唯公一人而已矣宜其

尺紙片言為世人所珍而不棄也建炎二年冬
十月十有六日序

詩八珍序

余年十二三歲時已不喜為兒曹嬉戲事聞先
子與客論詩常從旁竊聽往往終日不去是時
張文潛為宣守時往得所為詩誦之輒喜自是
見俗子詩必唾而去之不顧也逮今三四十年
不能僅窺作者門户而心蓋嗜它人之作略不
少衰紹興元年春避地山間不能盡挈群書以
行攜古今諸人詩唯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

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已陳去非八家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也使小兒輩抄為小集日誦于山中行坐卧必以相隨嘗號為詩八珍山中岑寂以飯糗茹草為生食無鹽酪飲無酒漿妻孥怒罵曰子不能飽我而終日誦詩乎余笑曰吾有詩八珍子能與我共享者為子分甘率常以為笑而罷夫八珍者天下之美味也有古者皆知其為美而未必真知之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啜醯嘬肉之流據函牛之鼎而食雖過屠門而大嚼未嘗不自以為快意至飣餖鬥觴豆以咀味水陸之珍則枵然足以饜其腹蓋彼為珍而此為珍也若僕于八公子者固嘗知其為工而莫能名其所以為工雖謂之未嘗知味可也杜少陵元御廚絡繹送八珍夫八珍如天酥醃此豈人間之味哉唯王公貴人息鳳脯麟割禁臠而啖之者乃能知之爾雖然古者山林之士以韋布為冠冕以圭蓽為華榱以道德為耕獵以詩書為鼓吹至有終身而樂之者今僕于世俗之所享而甘焉者未嘗得以染指其間獨以他人之言語文字為天下之美味

而樂之吁亦異矣哉

劉氏家訓序

余友劉君子先同郡涇邑人始其家甚貧乃挾策躬耕力治生業以儉約自持久之寖有餘資稍自給涇當兵盜之餘民多流冗皆散而之它南畝荊棘動連阡陌有力者往、請於有司占以為籍獨子先所治不過常產余嘗怪而問之曰邑有餘土子有餘力何不擇其膏腴者稍增壅之子先笑曰是非君所知吾祖有遺訓不敢忘也因為余誦其五世祖贊善之言大略以二事垂戒後世其一不得以世祿補子弟官使稱不得務廣田園使嗜利而好奢者因以廢學以絶吾教其言今尚存自吾上世無散不奉其訓者顧不肖其忍違之嗚呼亦可謂仁人之言矣

劉氏世為涇人自贊善公始登進士第其子侍郎相繼登科侍郎公生二子仲氏仕不甚顯伯氏曰御史皆登進士第御史事神宗皇帝為諫官熙寧間嘗以十事言大丞相王文公詞甚切直聞其名者為凜然御史公生二子皆賢而有

文為布衣時與樞相蔣公游同年登第而伯氏之子亦以文詞取乙科為池州青陽縣尉自贊善以迄縣尉君凡五世卒無一人以蔭補官者雖仕宦達與不達固似不同要之世有名士咸以射策決科自列仕籍相繼不絕余嘗怪其初以一言垂訓後世子孫世守之至五六世而不忘天所以報之者亦與其言適相符契至於佩服其言而力行之則其為報殆未易量也昔韓休穆寧皆撰家訓以遺子孫開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家其後子孫皆有賢行能世其族然而薄于愛子孫厚于憂民篤于尚義而鄙于近利其規摹宏遠如贊善公者未之有也子先將以其言刻之墓左使僕記其本末以示將來雖言詞之陋不足以頌公之美庶幾託盛事以為不朽之傳焉紹興五年六月中休日序

大閑録序

昔人嘗有言臣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忠臣人之所願為也而有所不欲乃知事君者不幸而至于殺身豈其本心哉以其迫于義聲有不得已也古者為臣之道有二義與死而已矣二者

相為重輕猶權衡之低昂不可欺也重于義則
死于輕重于死則義必輕然而世之人捨生而
取義者常少偷生而棄義者常多是殆未明乎
死生輕重之說者也義而死雖死猶生其實未
嘗死也不義而生雖生猶死其實未嘗生也古
之人享豐禄居尊位平居高目視天下若不足
為者自以為至極矣及其臨難遇敵則油然引
避以全其軀視其面目恬無愧色是何異富室
之豢擯豕雖飫然以飽腯然以肥而泯泯然無
所聞以老顧何益于人之國乎吾知其雖生猶
死也至于臨鼎鑊甘白刃慷慨發憤以就一死
則其忠義之節動于天地感于鬼神能使忠臣
義士為之變色亂臣賊子為之沮氣載在簡冊
以傳後世則其風聲義槩猶炳炳與日月爭光
焉吾知其雖死猶生也此其明而人不知是以
身以死節刀鋸之下者殆可以一二數而歲月
計也忠義之士曠時而出固已難矣幸而有之
則又湮沒無聞不得傳于後世天下者豈勝惜
哉祿山之亂李澄死之遂使雨河聞風再固危

壁當時朝廷未甚旌顯其子源以父死賊手悲憤不仕至穆宗朝因李德裕之請姑克衰崇慮奕為御史中丞罵賊而死當時議者猶謂洛陽之亡孫兵者任其咎執法之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賴博士獨孤及之論謚議始定嗚呼李澄首死祿山之難可謂勇矣其英偉之節猶待數十年乃始顯白盧奕被服坐臺正色死難而懦夫姦人交口沮抑至朝議紛紜莫有定論由是知士非殺身之難而求知於世者為尤難也韓退之論張巡許遠謂二家子弟才下不能通其父志遂疑許遠之後死以謂偷生且以二子之事在當時猶或異論況于既久乎以其家之子弟尚不明其父之志況求知于它人乎余嘉夫握拳嚼齒死節蹈義之士世不常有復不忍其捐生殞命以就死地卒之排陷沒溺無所聞于世也因採靖康以來忠臣義士猛將健夫下逮閭里田野疋夫庶女有能死于禍難而可書者輒隨其所聞而錄之以備史官之採焉名之曰大閑錄

送趙德莊序

僕紹興十有二年始識開封趙德莊一見如平生是時僕名在詮曹法當以杜後之文考于理官而後祿焉當語德莊余貧且老安能挹之久于此乎子念我者當以是屬子歸德莊置酒與余別相與語于河橋夜且分矣而語弗能休蓋悒然念後會之難期也後有挽余復來者相視而驚曰河橋之別寧謂復見于斯乎是時余方館于故人方元相家已而令淮西使者李侯又來李侯磊落喜談笑于是相與益懽酒盈流行諧語雜出德莊擣印稟聽書事于縣治之西每晚漏下十刻許乃命小史佩書囊與余相對坐簷廡下雌黃摩書酸寒如雨書生間論古今詩文語至奇必相視伸舌阿之則之石者必反唇笑未嘗不同已而余得官武林授代當歲在乙丑及余來計德莊之去已兩年矣其別大抵如河橋亦悒然念後會之難期也哉明年夏五月余代者柳侯以憂去官又當復來則又相視而驚曰窮冬之別寧謂復見于此乎嗟夫人生之難期其皆如是邪其特一相見而已邪今年余到官得屋在湖尾庭宇寂然晝日無人聲誰嘗

來見我者德莊棹扁舟肩小輿雨來訪余問勞
良勤嗟夫德莊之視余相好如兄弟也其後德
莊罷官錢塘歸省江西則又當與余別江西去
三吳邈在千里之外今日之別欲徼幸一見如
前時固未可知子方少年而才且有文位當在
臺閣僕蓋老矣繄親賢之尚遠悵晚日之無多
念之令人黯然為之銷魂雖然心親則千里晤
對跡異則隣屋不相往來子猶念我幸時遺我
以書亦足以慰我心焉我亦不敢虛辱于子也
子其勉之紹興癸亥六月五日序

太倉稊米集卷第五十一

周氏太倉稊米集

[illegible]十冊

序十首

字序三首

張子名某字某嘗謂余曰名有嫌當易願有請焉余為易以大臨而字曰才卿且告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成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大臨蓋其一也說者以謂大禹臯陶穆契之倫夫十六子皆以其才舉用于舜而世濟其美故得謂之才焉大抵

聖人與小人皆有才非才也則不足以立天下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聖人以道用其才若成湯之智武王之勇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者是也賢人以德用其才若九官之相舜使功立於當時而後世莫能名其用者是也至于盆成括之殺其軀鄭舒之不得其死則焉取于是哉余既以是名之又舉十六族之事以詔之使知夫君子小人之才其所以異者如是不可不辨也

萬氏之二子皆從余遊見其友且恭也會其以名請因名伯氏曰恭如埙篪而字以仲孺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說者以謂恩如兄弟而父子篤兄弟睦然後移而友于鄉則盡敬兄而事其君則盡忠蓋慈孝欽順是文章事業之根本若其整于威儀秀于文詞望之儼然君子也而不能充其有而行之則學者之所不貴也且士之為善于家者必賞于朝士苟明乎此則其取富貴利達可唾手耳二子其勉之哉

余讀易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後知動非聖人之

得已然而靜者動之對也人道之有動靜猶天道之有陰陽知動而不知靜則終身役役而不知止是衆人也知靜而不知動則塊然守獨而不知變是草木也二者亦取與于人道哉昔人知其將出而遊于世猶未免于動也惟立于至靜之途俟其叩而後應則雖動而不害其為靜矣吾子方學而仕將趨于動者也僕故名子以顯而字以靜翁吾子其勿謂僕期子以必靜也期吾子知靜之為動焉耳吾子嘗試焚香靜室瞑目燕坐以求天下至靜之理其理得矣則吾子異時處富貴而不淫在貧賤而不辱迫憂患而不怵抗王公而不驚鷗水火而不困吾知其無入而不自得矣吾子其勉之

錢塘勝遊錄序

棠亭閒余以事適越道田錢塘留數日而後行時方阨于羈旅不得從諸公遊然猶能一再至西湖以覽觀湖山之勝自是而西湖未嘗一日不在胷中後三十餘年再至則前日遊觀之地登臨勝處十已失其八九雖湖山無恙不減昔

時而金碧漫濕草木彫衰烟雲慘舒之狀魚鳥
遊泳之樂無復故態如王謝子弟之窮愁病瘁
流落草野雖骨尚在而文采風流自然索寞殊
復可憐余嘗自謂方錢塘全盛時不得從容舒
嘯其間及更兵虜百戰之餘始得朝暮于此是
為可恨況復官冷食貧居無樽酒可以自樂出
無勝事可與同遊唯野服曳杖時、攜小兒輩
出巖花磵草爭妍競秀不可勝窮余嘗夜棹
小舟容與湖間雖風荷飛翻水鳥出沒不間晦
明皆可人意蓋與漁翁舟子並席而中吩非公
卿貴人可得而與聞也至是乃始自悔以謂嚴
嘗恨其不得遊從于往昔無事之時而不如其
清雄妙麗之姿無盡難窮之意未嘗與時增損
而勝絶之致難于摹寫不敢汙以塵言聞有高
僧逸人可與語者猶能誦參寮清順輩詩語意
自為之褒貶哉山中經行隨其所見欲作數語
往昔遺蹤故事之在山間者不可勝述因隨紀

之久而成書號錢塘勝遊録它日夢想湖山而不能至時取而讀之如與兒曹倘徉其間可以按圖而至豈不便哉紹興乙丑正月十日序

朱氏藏書目序

自古學士大夫之家未有不以家藏圖書為美蓋高賢者積貨以遺子孫使其賢猶不能不保其亡不賢則徒以起其侈心為不肖子酒肉費耳此蓄書之富所以獨為後世之美談也昔人有畫鷹者必蓄活鷹捕鷹養鷹必餌以鼠後之子孫廢鷹而捕鼠故蓄蒲博之具者其後必好博而蓄書者其子孫必讀書勢不得不然梁具祖宦東平因徙居焉虜人犯順東平陷沒君方以事在江南遂與其家不相聞今既十年矣一日與僕言為之出涕且曰吾家藏書萬卷皆在東平今所存唯書目因出以示僕皆其祖朝議君所藏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餘異書小說皆未嘗知名者秦漢以來至于有唐文人才士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君因俾余序其目而藏之余詰其

所以序之之意君曰吾祖以善人稱于鄉里子孫決不至中絶吾有季弟離東平時年纔十五今二十有五六矣有幼子未能勝衣而眉目偉秀嶷〻如成人若使其不死今亦可年二十餘萬有一吾書不為煨燼猶幸其復存它日可為吾家舊物子其為我記之余聞其言為之愴然而告之曰事有興衰物有成壞此理之常所不可逃者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羣山之玉圖書之府祕而藏之不可勝紀往〻至于盜賊兵火掃滅無餘隋牛宏之論書有五厄非虛語也國家遭罹虜禍三閣圖書猶不免厄況其餘哉今子家雖墮虜而身猶能抱遺書之摠目念家世之勤勞以幸朝廷尅復境土再有中原尚能保其所藏以不失為中朝賢士大夫之家則其志固亦可嘉矣昔韓渥著香奩昭宗之亂散失不全而蘇偉得其第一篇渥猶自述以為可喜它時使書得其全書則其為喜當如何哉子姑俟之毋躁

富川同寮記序

某聞前輩士大夫敦尚同寮之好往〻至于通

家一睽官事契愛終身它時兩家子弟邂逅相
見有如兄弟蘇太史守膠西趙明叔為別乘趙
有母夫人公拜于堂上至則必出兒女羅立傍
侍指某子曰是可幹君盡指某子曰是必貴已
而又指某子曰它日必有文後有與余相遇于
宛溪之上者名某字戒叔中年未有官能為小
詩頗喜作公書大字尤復遒真蓋公前所謂它
日必有文者也趙君嘗以是告余因以知昔人
之風流雅尚如此後之陋于知者殆不然位軋
則心相疑才均則跡相忘甚至更相攘奪陰中
而巧發朝銜盃酒暮走訟牒口語籍籍以至解
官失職甘為囚人有小
夫其視前人遠矣余官
閱百輩迄無一人失歡者蓋未嘗疑亦未嘗欺
卒至于相好而莫予遺也竭采富川共事者皆
一時之賢它日翱翔雲衢為當朝貴人僕雖老
不復見矣使天而遺我以子與孫乎則猶將得
為昔人兩家之子弟也韓退之嘗謂知其容可
以信其主者宜城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容者湖
南也固不敢自比于宜城湖南之主而諸君子

其視李博崔羣輩固可無愧矣于是盡錄其姓名鄉里而藏之家它日使人觀是錄而知富川賓主之賢則余與有榮曜焉紹興壬申三月丁亥序

別子劉子序

士大夫從祿四方者將擬于吏曹必先詢諸人曰某州之與某州祿孰厚廩孰豐食之珍者孰多酒之美者孰勝於二者必擇其尤而處焉幸而皆適其欲矣則又問曰訟孰為繁孰為簡亭館燕遊之地絲竹聲樂之娛孰為最夫祿腴而居安味腴而食鑿民無健訟可以自暇飲有哀彈可以自娛是數者固人之所大欲存焉在所當問也獨不聞其言曰吾將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有幾士之仁者有幾風流之可尚詞采之可觀者有幾吾將偕而與之遊焉則其所問豈不賢于是數者哉歲辛未夏五月某奉天子命俾守富水歸自吳至于江之南客皆為僕賀曰富水去大江不數十里環湖皆山明秀可喜而又米滑如跳珠魚白如切玉羊肥河朔酒甲江西子可以樂矣余雖自喜亦竊自憂郡無佳士

雖摩娑飽腹日飲無何樂則樂矣然入將誰與
吾言乎出將誰與吾嬉乎吾有疑將誰問以質
乎吾有唱將誰和以應乎吾有過則又于誰就
以正邪吾亦何異于逃空虛之谷處巃嵸之徑
而望似人者之至邪而至郤居無何而得子
劉子焉子劉子靜重而寡過温恭而篤實為吏
廉秋毫不犯為子孝可為人法其為學無所不
窺發而為文皆有可用與余遊二年如一日遠
其將歸贈我以言酌我以酒酒酣耳熱起而言
曰吾老矣而又病且嬾子劉子富于春秋才不

在人下將有喜士者薦之朝登金馬門上龍尾
道朝前君席暮賜白簽羽儀文石以近天子之
光為有日矣僕老于廬阜之閒蓋將有意于子
焉子劉子其勉之哉

羣書雜嚼序

客京師者暇則相率懷數百金而之市如阮宣
子杖頭酒錢遇食而食之唯其意謂之雜嚼人
之嗜書如人之嗜食皆至死而後已余雖老矣
于書猶未忘其嗜嚼也第苦羣書浩博不能盡
讀讀亦不能盡記況老大以來目昏而志耗往

往朝誦而暮失之乃隨其所閱有可于意輒萃而錄之如食于市者之唯其意也號曰羣書雜嚼至于過屠氏之門據函牛之鼎而為之大嚼焉則吾所嗜者小矣又況其間棄膾炙而嗜昌歜者不為不多亦安知其不以此取誚于人哉

滑稽小傳序

烏有先生平生有三分拙不支俗人而與人和不善飲酒而喜人醉對客寡言而樂聞滑稽一發一笑客有怪而問其故者先生告之曰孔子大聖人猶以言戲子游衛武公周之大臣尚作抑詩以戒厲王且以自警想其為人嚴肅端毅非滑稽諧謔之流而詩人美之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司馬遷作史記一書上下數千載而特為滑稽立傳東方曼倩目如懸珠齒如編貝脅下有書四十四萬言而以滑稽自雄豈非俳諧之中自有鉞鈇或能感動人情使之改過是以有取焉耳昔韓退之作毛穎等傳而舊史乃謂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純繆者在當時如張文昌輩號為深知愈者猶且不樂于斯文則

舊史之陋固已不論可知矣余昔遊士大夫間
嘗酒杯流行歌止樂闋堂上客醉諧戲雜出之
時雖街談巷語小說不載稗官不錄者時有可
觀輒採而書之號滑稽小傳久之得數十事以
傳好事者雖有愧于馬遷之書方朔之辨悶則
取而觀之亦足以自娛也年月日烏有先生序

竹坡四君子字序

丈老者之稱也年長以倍則稱之禮也齒在文
人行則稱之禮也學士大夫之以丈行不以字
行今三十年矣少者謂老者曰丈可也老者謂
少者亦曰丈則非矣官相埒也行相夷也齒相
齊也曰丈焉豈其情哉非相偽則相諛而已矣
余陋此風為甚久終不能以一人而回舉世之
習也小者貽譴大者速禍何自苦為之哉今方
解官謝事以奉祠祿深居簡出而賓客亦無一
人造余門者獨與是四君子者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遂相與為友焉四子誰謂曰毛穎曰陶泓
曰陳元凡三人而楮先生不在也昔者昌黎韓
愈蓋嘗與三人者遊命之名而未之字也是時
楮先生方與漢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書徵咸

暘不與三人者同在愈所也是以姓名不得見于其書余既悲宇之不行又得此四君子而與之遊乃有其名而無其字于是字頴曰叔銳字泚曰墅伯宇元曰客卿字楮先生曰記言入則與之晤而談出則與之偕而往也醒則與之清坐終日醉則與之縱橫交錯也而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于是四子相與逡巡而謝曰願奉先生之几席不敢辭也已而為之序以贈之

表十首

為首臣賀平睦賊表

亂倡一夫寖成群盜兵連八郡至造天誅雖痊疥不足爬搔然蛇豕喜于殄滅黔黎安堵疆土攸寧中賀竊以世當偃武之年治格承平之久郡無城郭守臣皆玩于燕安兵乏糗糧武將不閑于備守遂令攻剽僅屬樵漁人持斬木之兵共作探丸之盜憑妖禾異阻險為巢不逾兩月之間遂有萬衆之黨屠城破邑喋血東南殺將

覆軍飛書廊廟未聞吉語稍貽玉食之憂亟出
偏師爰遣繡衣之將果殲賊首遂汙藁街勢若
摧枯易如反掌茲蓋獲遇
皇帝陛下聿昭聖武大闡皇猷烈日方中攙槍
自落迅雷一震螻蟻俱驚臣竊守遐邦同霑惠
澤威靈所暨慶抃維深謹當招集于流亡將復
共安于田里

為守臣明堂大禮起居表

五精祀帝載肅明禋七獻享親用昭至意禮行
太室誠格圓穹蠲祀事以荐文格斯民而知孝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武思維則舜慕無窮問膳寢于龍樓
感霜露之既降陳衣冠于原廟執籩豆以恭祠
饗帝唯聖人而後能嚴父于禮文為莫大豈特
講帝籍親耕之義抑亦明宗祀報本之情大禮
告成皇天助順臣職雖維屏心實望雲宅百揆
以處中昔嘗叨于奉引陪諸侯而助祭今猶想
于受釐

為守臣謝明堂赦書表

藏事合宮禮既隆于配帝肆恩區夏德遂洽于

好生仁同雨露之濡歡動車書之境中謝竊以
聖人重報本之義禮經存嚴父之文故祀宗于
明堂欲斯民之知孝而大饗于四海俾率土以
歸仁恭惟
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德業配于天地威秩
無文之典知饗親饗帝之恩對越在天之神獲
來燕來宜之福臣濫從鼎輔來守藩維瞻望泰
壇恩祼將而顒相布宣明綍用赦過以宥民

為守臣賀
唐堯禪舜冠百王之高世之風周武受文接三代
皇帝陛下神功丕宰聖哲生知寬仁克邁于成
湯勤儉乃同於神禹風襲承家之慶寧煩在傅
之勤仰戴重暉久受眷官之賜入膺大寶果迎
代邸而來如皇天歷數之歸符四海謳歌之望
屬方艱于國步肆克肇于丕圖允惟不世出之
資宜當大有為之任躬聞納戒當嗣王即政之
初將見誓師乃夏啓戰甘之日歷年有永萬國
咸寧臣猥奉邦符徒瞻天闕奉觴上壽想同漢

殿之歡執玉來朝莫預塗山之會聞命但同于
戰舞望雲更切于葵傾

為人皇帝親征起居表

杖鉞以魔恭行天罰徇師而誓爰整六師議已
決于中宸威忽覃于絶塞事關宗社望協天人
瞻堯日之載臨罄禹疆而咸喜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仁雖無敵心本好生謂獲利在于和
戎乃去岐而避敵知屈人貴于不戰欲因壘以
降崇屬醜虜之虔劉致妖凶之僭竊是用親嚴
法駕周親庶邦既涓日以禡師將獻俘而告廟
遐陬望幸猶勤帳殿之勞諸將受成遂鼓轅門
之勇平敵僅同于折箠覘師可取于遺鞭視偉
績之無前知神武之不測臣親逢盛旦躬受訓
辭方繆竊于虎符悵難陪于豹尾側聞漢帝誕
臨灞上之營行慶商宗遂正鬼方之伐

為守臣賀皇太后還宮表

夷酋納貢遂交兩國之歡母后回鑾爰示一人
之慶天由誠格治以孝昭中賀竊以天子雖貴
必有尊明王以孝然後治唯昏定晨省不忘朝
夕之勤則地察天明期格高深之報仰唯聖孝

實自生知頃緣無妄之災寖值非常之變隔沙
漠蓋數萬里去寢門者十六年繫聖主事親之
心懷昊天罔極之念圓穹悔禍榆塞歸師四海
傾心金根旋御實聖德之所致考亘古而未聞
茲蓋 皇帝陛下舜慕無窮武思維則以禹湯
上聖之質躬曾閔匹夫之勞遂奉慈顏再供子
職求而不得在唐德宗為非真遂復如初于鄭
莊公為未善粤唯前代靡有斯稱歡動六宮福
流萬世臣親逢盛事屬守遐邦長樂聞鐘遥想
蠨蛸之樂彤庭稽首阻趨舞蹈之班

為人建康府到任謝表

分符宛水既竊名藩易地秣陵再塵督府佩殊
恩之寖厚揣薄分以彌憂 中謝 伏念臣受性頗
蒙謀身寡拙平生蹇嵯嗟志意之先衰末路飄
零笑功名之晚繆惟倚樸忠而自信不虞奇禍
之當前一去明廷兩更外寄會憸人之誤國召
醜虜以侵疆師旅驚奔寇攘橫潰誓攖孤壘抗
蟻附之羣兇偶與斯氏脫鯨吞之微命在愚臣
何力之有實聖主一怒而安退念罔功當貽重
憲荷恩容之寬大錄末効之纖微徙自庶邦俾

臨都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宏恢大施普被羣工憐臣雖直而未
聞汲黯在朝之稱謂臣既老而姑試魏尚臨邊
之略付之重任宥乃往愆睿渥益隆懦衷增激
承流宣化揔列郡之十州卧鼓滅烽愧長成之
萬里臣敢不殫捐軀命報塞乾坤謹斥候于遐
方止虔劉于黎庶當年假守雖無已試之功令
日分憂猶有扶危之願

為人勸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等言共審 皇帝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
海內乂安頌聲交作宜有尊稱顯揚勲德以垂
萬世者謳歌而歸禹子既受命以維休歷數之
在舜躬斯降年而有永歲不踰于二絶治已格
于三登誕集皇猷宜都顯號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維帝德本于好
生故神武終于不殺修文懷遠歡再結于兩朝
誠意格天孝遂形于四海一陶聖化坐底丕平
本庶政之維和致黎民之于變唯聖人能饗帝
舉祀事于郊丘非天子不考文恢化源于雍泮
以粒食為民命則躬耕帝耤謂祚嗣乃國本則

親祀禖壇治固本于休兵功乃專于論相顧君
臣之一德與天地而同流用協休祥有如符契
是以黃雲承日瑞應聖時甘露降松光凝清旦
景星為之曜彩異木以至成文天方申命以用
休臣宜歸美而報上臣某等生當盛世身見太
平雖乃聖乃神豈人心之可測而得名得壽在
天道為固然願詢聽于輿言俾騰光于茂實功
侔上古豈特考前代之彝儀德並仁皇抑亦行
本朝之故事

進常平免役法表

漢頒溫詔類多寬大之書周率舊章備載緝熙
之典倘欲變通而盡利要在因革以隨時寅奉
訓辭其為成憲用廣宣于聖意以下揭于多方
中謝洪維熙朝繼有令德自聖祖之受命始揔
攬于權綱逮神考之有為乃勵精于政治爰新
渙號加惠黎元是以平糴之法修而國常有餘
力役之政寬而民不苦病寖更事變屢易歲年
雖曰禁于未然有若挈裘之易奈何用其已往
不無膠柱之嫌遂申飭于有司俾宏敷于大典
況神聖天臨之日方法度綱舉之時制作修明

文監周而獨盛章程備舉法至堯而乃成利在
一時功棄萬世恭惟 皇帝陛下仁能濟衆德
本好生約漢法之三章疎于禁綱體唐刑之五
覆卹及無辠若稽前代之規悉踵元豐之舊民
蒙惠利世格隆平宜集貽謀著為定令某等誓
殫愚慮無補聖聰民不犯于衣冠方仰措刑之
治令已堅于令日敢希定律之功勤勞何取于
涓埃鑒照難逃于日月

興國軍到任謝表

奉符試守聞命自天竊食叨恩措躬無地況分
臨于奧壤尤重愧于非才已即封圻寅宣詔旨
中謝伏念臣人微焉用薄技無聞素業傳家一
命偶塵于祿籍蒼顏冒寵十年不出于國門顧
踰分之可羞欲捐軀而無所遽頒中綍俾綰郡
章自視空疎莫知報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萬宇子惠羣蒼臣黎獻于海隅
曾五兵之不試垂衣裳于廊廟致九敘之惟歌
政須豈弟慈祥之人共撫敦厖純厚之俗如臣
寡拙為吏闊疎宜在屏除疇堪任使臣敢不仰
體聖君之寬大少睎宿吏之循良雖為政號曰

神明固難跋及而竭勤于勤課猶可庶幾願
殫螻蟻之誠上答乾坤之造

謝賜歷日表

裁成天地之道妙用雖本于聖明歷象日月之
行善政當先于民事命太史履端而立正飭諸
侯務財而訓農既察舜衡爰頒夏正中謝伏以
王者法四時而建化推五行以在民義主陽而
和主陰掌出日納日之政重司天而黎司地分
南正北正之官欽于詔舉此不失其時則迎日
推策當審其度蒸惟 皇帝陛下仁均萬宇德

酌兩儀賴九敘之惟歌致五星之循軌懲司歷
失閏之過嚴正典先時之誅更俟天時使謹俟
度臣恩叨受命職在承流占大火以授衣期于
霣物候蒼龍而畢務疇敢廢耕

啟六首

賀姑溪復官啟

竊聞新進命復舊官朝廷每重于老成海宇同
增于歎艷固嘗獲在杖屨之下安得不傾慕崔
之心情甚激昂喜難莫狀竊以賢者進退出處
之際蓋繫天下治亂安危之由謂喬木而輕世

臣非明治本以古夢而名故老是謂亂階儻非
明聖之朝莫詳御欽崇之意名由實而乃著齒與
爵而皆尊宜莫如公可以當此恭惟某官號稱
前輩雅在先朝顧盛德高名之著聞豈後生新
進之能識作長公之客久冠文評刻姦臣之碑
坐況黨籍旋膺睿渥復正官資議有至公人誰
不喜幸元祐風流之未墜嗟貢元朝士之無多
被服纓冠拜恩綸于里巷忽羔醵酒燕賀客于
江濱入傳太白之篇章喜見泰和之眉目某猥
偕奴隸獲望門牆屬阻負薪之憂莫展望塵之
拜願垂春矚俯賁疲庸

賀元具茨知道州啟

共審臨軒拜守奉天語之粹溫乘傳牧民布詔
書之寬大老成進用宗社蒙休共惟某官學配
古人名高作者考師友淵源之所自知文采風
流之尚存雅詠新篇突過黃初之作清談妙論
復聞正始之音是能鼓吹于六經何止羽儀于
後學屈翰墨絲綸之手從州縣簿書之勞層聖
主之恢崇俾斯文之振耀昔年閭里飽聞子蕩
之歌今日湖湘行繼春陵之詠粵維名郡兩付

詩人隅此姓名之囘靄然今昔之譽一時流輩
遂分雙井之波瀾千里江山重識漫郎之面目
某窮愁自信孤露寡徒泛宅浮家誰惜江湖之
日殘膏賸馥頗含露丐之恩詔命始傳交遊相
賀念滯留于淮楚阻拜伏于門闌雖雅意清朝
將見入親于黼座而逃人空谷猶堪拭目于田
廬

與呂舍人通問啟

從遊江國昔叅杖履之餘卧病田廬日有門牆
之望方仰占于台席疇敢奉于記函自意陸沉
誰當指數不謂嗣宗諸姪晚識仲容乃知須賈
故人猶憐范叔偶然垂記何以蒙知但殊枘鑿
之方圖安有草木之臭味共惟某官奥學參聖
高才絶人久傾曹植之波瀾更妙君房之言語
馬來西極驚蓂北之遂空鶚在秋天笑鷙鳥之
累百驟登文石之陛進升西掖之嚴遂潤色于
訓詞乃參稽于政理故家猶在何止四世而五
公名節俯臨將見一日而三接某半生流落晚
歲孤窮衣冠已絶于攀援賢哲尚懷于傾慕源
明不恥猶從衰俗而識魯山韓愈何心嘗願低

頭而拜東野悵江湖之萬里望几席于重霄尚
阻承顏徒增係念

賀徐無為啟

伏審共承温詔出刺名城撫田廬珍疢之民壯
淮服控臨之勢自聞除用靡不贊稱況雖月城
昔號道院蒲連滿眼黑稻如雲兼水陸之珍羞
號舟車之要會江阻濡須之險吕蒙于此而拒
書公地帶荆蠻之餘林楚子恃之而雄五霸作江
鄉之脣齒是中土之藩籬欲拒遠人必資良牧
共惟某官家傳素業世出名流瞻然芳華光于

閫閾恢豈弟慈祥之德敦老成持重之風究心
事為屬意民隱少寬三尺網羅之禁用資百戰
創痏之餘塞草秋風昔號無人之境淮田曉月
令聞佩犢而耕假以期年遂為樂國幸報政之
有日知進用之可期某跡久去于門牆心實形
于夢寐猥露餘潤倍激歡悰跂望以興懷阻
脩塗而甚邈莫遑馳賀徒切望風

賀徽州汪內翰啓

伏審奉詔宸庭擁麾鄉國殫冠入侍本禁閫腹
心之臣衣繡來歸得天子股肱之郡事踰常制

眷厚羣公共惟某官奧學通微妙文驚世參累
朝圖書文字之選慰一時衣冠歆艷之情曩者
進直玉堂退兼史館地雖清切知視草之獨榮
職在機評豈汗青之無日宜優異數以寵斯文
偶從載筆之餘亟領維藩之命頗若相如之乘
傳馳巴蜀而諭訓詞僅同萬石之下車入里門
而見父老爰瞻梧檟遂勸農桑焚香晏坐而詩
成梯几一笑而事判旌旄所至想閭巷之聚觀
樽俎既陳喜親交之在眼仕不勞于去國榮豈
止于一家某江海寒人門闌故客訪其存沒嘗
辱記于姓名聞此詔除實倍增于欣躍稍資共
理即倚調元竹馬來迎喜見去家之城郭鋒車
迅占行瞻就日之雲天

賀許貴州啓

共審真館丐閑久從杖屨聖朝優老遽領麾符
維南方無事之邦乃賢守雅歌之地惠懷遠俗
表用耆年共惟某官標韻清高文辭古雅衣陶
令吹風之服固自飄然看林宗墊雨之巾誰不
慕者道前日交遊之勝慰晚生歆艷之情人推
鮑謝之篇章久作鼂張之輩行短轅匹馬方從

林下三徑之遊畫角雙旌遂享人生五馬之貴
初在急流而勇退何妨出岫之無心況乃君子
素號仁人宜為朝廷宣惠澤行見兵厨之酒
熟更當荔子之霜毋日飲無何絶少公事凝香
晏坐不廢高吟某傾慕高風實由疇昔識德秀
而不恨見温伯而意消一聞除書實歡中悃望
高閎而甚邇愧馳賀之未遑

啟二十三首

為人謝八行王宣教啓

共審君子修孝悌之行久著鄉評有司上賢能之書進膺命爵高風激越榮聞光華屬寅畏於簡書遂阻趨於牆仞詞先麗藻禮佩至情共惟某官文配班揚行肩曾閔温其如玉挺天資之粹和曖然似春見仁心之豈弟雅登善道綽有殊能在鄉黨則稱仁友朋而必信鼓鐘于宮而聞於外名以實揚為善於家而賞於朝官由德

懋所以命鄉而論秀蓋將成俗以化民舉孝廉而漢專設科興德行而周使出治行登要仕以樹風聲竚聽詔綸即修慶牘

為人與王通判啓

竊為郡之樂已過所期聞賢者之來不勝其喜庶少扶於陳腐以共濟於艱危為幸之深豈言能喻況茲小壘僻在一隅民不聊生兵無足食文移憂怖寖致華顛流冗孤煢徒傷病眼顧事為之叢委豈襄暮之能堪維藉仁人少恢游刃共惟某官身兼數器政在四科治所臨而有聲課每上而輒最雅宜進用猶此回翔同官而為寮願託子孫之契因人而成事遂無鰥曠之虞方欲布於悃懷乃先貽於緘削承顏茲邇拜貺良勤尚冀惠時以綏厚福

為王元發與李寺丞啓

伏審佩楓宸之寵命拜棘寺之新除顧折獄以惟良雖得情而不喜竊以主人以好生為德廷持天下之平必得明允之人共廣寬慈之令苟典獄付之刻吏則為害及於平民漢法本自闊疎唐獄寖成羅織手微高下人有死生所繫若

茲焉得不重其惟某官持心敦厚律已清修平
日盡誠曾不欺於暗室暮年決獄豈不（今上御名）於祥
刑宣任臯陶之明使聽召伯之訟庶掃秋茶之
密禁以鞠茂草於園扉某辱在葭莩與有榮耀
感昔年之高義何日而忘聞今日之詔綸云胡
不喜

為人賀錢侍郎制致仕啓

共審謝事中朝歸休故里當壽考康寧之日盡
出處進退之於節甚高豈人能及嘗謂男子生
而有弧矢之志賢者進而懷軒冕之榮或富貴
而不逢其時復功名之未遂其意偶動尊鱸之
興歸欣松菊之存皆不遇世而為豈云得已而
去至若長孺既病而猶臥治伏波已老而自請
行雖不害於為賢亦頗乖於知止去就之義古
今罕全振此高風宜在盛德共惟某官剛而有
守智以能謀政賚必行頗有疾風偃草之勢事
至輒辦曾無迎刃破竹之勞用能樂天命以奚
疑至於當急流而勇退掛冠神武祖帳都門榮
動一時聲喧萬口某卧荷知有素為忭尤深屬
恪守於微官曾未遑於馳賀願言眉壽用介鴻